

郁南竹等

山花文藝

山花



山花出版社出版



大家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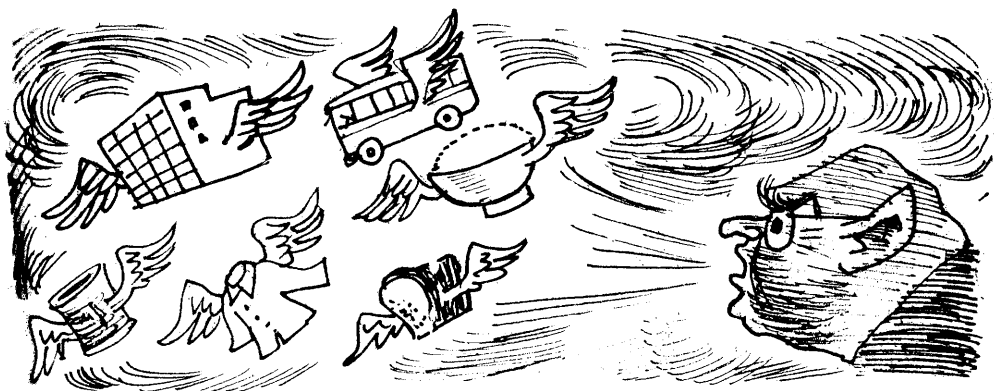
苦了郵差 甘草



猛吹漲風

李筆

食人老虎 阿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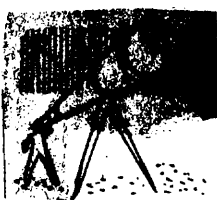


第一輯目錄

愚蠢的善意……………	三
如此「和平獎章」……………	三
水閘門醜聞的奧妙……………	四
石油增價說明了什麼……………	五
比亞利……………	五
訪章士釗先生 記「柳文指要」……………	六
狄更斯一封未公開的信……………	一〇
物體的重量會變化嗎？……………	一一
爲什麼我們計數和記數的方法……………	一一
大都是十進位制的？……………	一二
是加工廠？是源泉？……………	一五
談「反復」……………	一六
談私……………	一七
東海岸的漁民……………	一八
雜話稻農……………	一九
不平能夠打盡嗎……………	二〇
助人不留名……………	二一

山花	二二
生活的一課	二三
談鬼話	三二
乾橙也要擠出汁來	三四
什麼人唱什麼歌	三五
*	
淺談戲劇的結構	三九
怎樣教唱歌	四〇
內容與形式	四二
正確對待文娛批評	四三
要提倡「群言堂」	四五
要唱好歌	四六
要正確看待角色	四七
演出簡訊	四八
關於「可敬的親人」	四九
關於「我們要生活」	
與「十畝地」	五一
*	
漫畫	封二
攝影	封三

愚蠢的善意



柬埔寨的獨立」。

對於美國人的這種「善意」，西哈諾形容爲「極端愚蠢」的，他是「決不會被收買的。」

的確，美國人實在太愚蠢了。凡是瞭解西哈諾親王歷史的人都會知道，美國人對他進行的「朝貢」這不是第一次，而他對美國人的「善意」的謝絕也不是第一次。

在一九五三年，他爲了維護柬埔寨的獨立、自由和中立化，拒絕了美國參議員諾蘭和美駐西貢大使布斯的「美援」，拒絕「認識」參加自由世界十字軍的必要。

接着，當第一次印支戰爭結束時，美國人看到柬埔寨無法維持軍隊和政府，就「主動」地把美元送給他。他在接受這個「朝貢」時，堅持是沒有附帶任何條件

的，但是，美國代表——杜勒斯（中央情報局局長）一時「糊塗」，忘了這一點，過後才補送來——要柬埔寨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結果，西哈諾拒絕了這張賬單。

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前在從南越寄給美駐金邊大使館的木箱裏發現了武器後，西哈諾立即在國民議會裏通過了放棄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的確，西哈諾形容美國人「極端愚蠢」是一點兒也沒錯的。今天，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已經統轄了全國百分之九十多巴仙的領土。正如西哈諾所說：如果沒有美國空軍，我們早已拿下金邊了。

金邊，它就像一粒熟爛的蘋果即將從樹上掉下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怎能促使西哈諾去接幾張仍然處在「貶值」危機聲中的美元呢？

（實）

如此「和平獎章」

據路透社達卡五月廿三日報導，世界和平理事會在達卡召開了爲期三天的亞洲和平會議，會議是由「孟加拉國」總理拉曼支持，大會并頒發了和平獎章予拉曼，「藉以表揚在爭取本國解放運動中他所扮演的角色。」

拉曼在大會開幕式上指責「巴基斯坦一直抱着敵

意，阻礙了本地區和平努力」(?)這是本末倒置。

衆所週知，南亞次大陸的軍事沖突幕後支持者是多年來倡議組織「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蘇聯。在前年，蘇聯與印度締結了軍事條約後，慫恿印度利用巴基斯坦人民內部的矛盾，把用蘇聯的軍事配備武裝的印度軍隊開進了巴基斯坦東部，使巴基斯坦地圖的東部塗改了顏色，泡製了一個「孟加拉國」。

當時，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曾分別以壓倒多數票通過議決，明確規定：有關各方必須把軍隊撤到「各自的一邊」，遵守一九四九年日內瓦公約，釋放并遣返戰俘。但是，直到今天，印度的軍隊還沒有真正的撤軍，並且伙同蘇聯唆使「孟加拉國」當局拒絕同巴基斯坦領導人進行無條件的會晤，至今還有九萬名巴基斯坦的戰俘與平民被扣押在印度，利用來對巴基斯坦進行訛詐。事實上，南亞次大陸的和平遭到破壞，正是蘇聯擴張者支持印度侵略所造成的。如果排除超級大國的外來干涉，南亞次大陸的有關各方切實履行聯合國的決議，還是可以通過平等協商，合理解決它們彼此間的問題，從而和緩這一地區的緊張局勢。

到底誰要真正和平，誰要搞軍事侵略，那是洞若觀火的。拉曼嘴裏唸着的和平經，要叫誰來相信呢？少掉蘇聯和印度擴張者的軍事支持，他能扮演什麼「民族解

放運動的角色」，得到什麼「和平獎章」嗎？當然，那些擴張者是希望藉和平獎章掩飾侵略的行徑的。(謙)

水間門醜聞的奧妙

大衛



石油增價說明了什麼

據日內瓦六月二日路透社電報導，世界主要石油輸出國和西方石油公司已簽署了一項協定，規定對原油價格立即作出補充性質的提高，漲幅為六點一巴仙——這就使今年原油價格總共增漲了十一點九巴仙。

這是產油國與西方石油公司進行了一個多月談判的結果。這項談判，在表面上看來是屬於經濟問題——因美元貶值十巴仙，石油生產國家要求西方石油公司補償損失，實質上是國際間中、小國家與西方列強之間進行反控制與控制的政治鬥爭的一個組織部份。

這次石油增價談判的勝利，再次說明了中、小國家（特別是亞、非、拉的國家）人民只要加強團結、堅持鬥爭，不怕任何霸權主義者恫嚇，敢於與它們爭個高低，那麼，就必然能夠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

從今年四月廿四日開始，中東石油出產國基於美元貶值十巴仙，向西方石油公司提出了原油加價十一點一巴仙的補償損失，這是合情合理的正當要求。但是，對於產油國的這一要求，西方石油公司却採取了拖延的政策，進行討價還價，力圖維持它們廉價掠奪石油資源的勾當。美國總統甚至公然採取恫嚇的手段——他在四月

八日的一項諮文中，公然號召石油消費國（即西方國家和日本）團結一致，以抗拒石油生產國的加價要求。

然而，產油國團結一致，先後拒絕了石油公司提出關於增價七點二巴仙和九巴仙的反建議。對於尼遜的叫囂，產油國代表團團長、利比亞煤油部長馬布魯克針鋒相對地說：「他們（指西方國家）『玩花槍』結果可能自己失敗。他更提醒西方國家：『此財富（指石油）就在我們的腳下，是我們的人民的資產。』」事實再次證明，小國只要鼓起勇氣，堅持真理，團結一致，是完全可以頂住大國的威壓，維護合理的權益的。

利比亞

（誠）

自從一九六九年，利比亞人民推翻封建統治王朝後，他們先後在一九七〇年接管了美國用來訓練轟炸機飛行員和投彈手的惠勒斯空軍基地。接着又接管了英國在此的托布魯克軍事基地和埃爾亞丁軍事基地，在這一年利比亞人民又粉碎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政變的陰謀。蘇聯擴張者借利比亞要購買一百架坦克，曾要求在托布魯克基地上建立海軍基。利比亞回答說：不行！在最近的石油談判，利比亞又逞英豪。



訪章士釗先生 記柳文指要

文 芷

編者按：近來，電訊消息不時揚言，北京與台北不久可能進行初步接觸，以謀求和解。五月廿六日電訊又報導熟悉國共雙方要人之章士釗老先生於五月廿五日由中國到香港探親，一時，報章紛紛揣測，北京或正向台北揮動橄欖枝。電訊還說，在九十二歲的章士釗離開之前，中國總理周恩來，曾親往訪晤。因此，有消息暗示，章士釗老先生可能在香港與國民黨代表談判。及後電訊又報導，章士釗老先生於七月一日不幸病逝於香港，中外人士咸表哀悼。原來章士釗老先生曾在一九二〇年代之中國臨時政府中歷任司法部長與教育部長，一九四九年國共進行和談時，他是國民黨政府代表團之一位要員。新中國成立後，他仍留在中國，並曾任各種職務。現時他是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位代表，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央委員會委員。章士釗老先生雖有政務在身，仍然潛心研究

文學，他的新著《柳文指要》，很受各方重視。去年，一些從美國和香港到中國訪問的來客，曾會見過他，這裏，我們特介紹一篇特寫，描述訪見章士釗老先生的經過，值得一讀。」

九旬老人關心海外友人

一個初冬的日午，在北京一座大四合院寬大的客廳中，全國人大常委、中央文史館館長、九十二歲的章士釗老先生，對遠從美國和香港去訪問他的客人，關心地詢問海外友人，並談他的新著《柳文指要》。

另一個下午，在他客廳旁邊的書房中，他在一套兩部三函十四大本五十六卷的「柳文指要」上，題款送人，謙虛地請人「指疵」。他親手蓋上圖章，連某一卷中有一處沒有改正的錯字，他也要親手把一個帶着紅色

印油的鉛字蓋上去，更正錯誤。他的祕書在一旁微笑而低聲說：「老先生嫌我們蓋得不合規格。」

他十分鄭重地說：「海外如果有什麼批評、議論，請寄給我，正面反面的意見都要，我要好好地修改它，再版。」

這是一部大書。超過一百萬言，內容大；十六開本十四冊，版本大；三號仿宋體排印，字體大。

這部書早在一九六四年就寫好，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排好了。文化大革命波瀾壯闊地展開，它的印行也就擱置了下來。直到今年，才又有印行之意。已經排好的版本是五號字體的，被認為不適合年紀大眼力差的人閱讀，一百多萬字重新用三號仿宋排過，不惜工本。

書還未發行，已經受注視，由於是文化大革命後出版的，第一部有關古典文學的著作。文化大革命不是一「革」掉了所有文化的「命」，是不是把一切傳統的文學藝術都當做「四舊」統統掃清，看此一書，也就不言而喻，看此一書如此受重視地印行，更加可以觸類旁通。

「柳文指要」是一部什麼書

《柳文指要》到底是一部怎麼樣的書呢？印行這部書的中華書局在《出版說明》中說：「是對柳宗元文集

的專門研究著作。全書分上下兩部：上部是『體要之部』，照柳集原文編次，逐篇加以探討，包括評論、考證、校箋幾個方面；下部是『通要之部』，按專題分類論述有關柳宗元的各項問題，如政治、文學、儒佛、韓柳關係等等。」指要又是什麼意思？書中「辯鬼谷子」一文說：「指要為文家常語，世說：『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元冀之於鬼谷，亦正如向秀之莊爾。」向秀解莊子，元冀解鬼谷，《柳文指要》的作者解柳宗元，照作者看來，都是指出了要義。

章士釗先生在《柳文指要總序》中說，他少時就愛好柳文，一部《柳宗元集》相隨他六七十年。一部《柳文指要》花去了他自「人民建國以來」近二十年時光。從最初的付排到最後的印行，前前後後，也有七年。

《出版說明》認為：「作者對柳宗元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書中對唐朝永貞政變作了評價，充分肯定了二王、八司馬的政治主張。作者從各方面論證了柳宗元在歷史上的進步性，特別是以韓柳為對比，竭力表揚了柳宗元『以民為主』的思想，駁斥了韓愈『以民為仇』的謬論。全書對柳文之思想和藝術都作了詳盡的分析，並對有關的論著一一加以介紹和評論，為柳宗元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

綫索。」而且，其中也不乏新意和可取之處。

雖有缺點和錯誤依然出書

《出版說明》又指出這本書的缺點和錯誤：「作者未能很好地利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歷史、解釋柳文，對社會發展的論述持有循環論的錯誤看法，對柳宗元這個歷史人物缺乏嚴格的階級分析，過份誇大了他在歷史上的進步性。」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印行？因為「作為一部研究柳宗元的專門著作……這對我們批判地吸收我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部書，只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那怕其中就是有錯誤（不僅僅是缺點），也還是有出版的機會。這使人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得到了一次具體而生動的體會。

據說，章士釗先生在書成之後，請教於一二友人，友人認為，他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這世界觀必然反映在他的著作裏，要他作心裏準備，接受勢所難免的批評。他謙虛地在「總序」中表示，願聽各方意見，「當即力事補正」。

談到一九四九年，章士釗先生有他一個獨特的見

解，他在《柳子厚生於今日將如何》一文中，將中國的歷史分為兩個時期，而以一九四九年為分界綫。這以前，他都算成「廣狹不同之封建社會」，這以後，「則滅絕封建基礎，一切統轄於民」。這個意見的前一部份，把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奴隸社會都一筆勾銷了。

這是他的議論：「昔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漢經生以謂孔子為漢開赤制，史遷踵其意，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為一大限，下述六國以及漢初百年，用相配置，號曰史記。惟吾之視今日亦然，蓋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者，不啻中國麟止開制之歲也。吾嘗論史，以是歲為斷，是歲以前，不問經過數千百年，不分朝代，統為一目，自是年起，不問日月幾何？為另一目。洪荒以來，人世所經，兩目而已，亦比於唐一行畫天下山河為南北兩戒，時與地交相輝映。」

認為文革使宇宙重潤

在他看來，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另一目」是遠邁前史的。他說：「吾敢斷言：今日之中國形勢，以至清至明之政府，行不屈不撓之紀綱，外侮不敢來，變亂無由生，賄賂不得行，風紀不致亂，自上達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以至下令如流水，無遠勿屆，於是舉國矢勦

守儉，孳孳仡仡，以從事於建設，績效之生，遂乃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此眞陸賈所謂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夫社會基礎如此堅定，從而政權期於不壞，而亦不可能壞，節節設防，層層杜漸，一日如百年，復百年如一日，因知吾即一九四九年劃斷史期，以二千年對十五年，掣短量長，了無不稱。」這一段文章是一九六六年春天寫的，因而說十五年，現在是二十年了，他在附於《再跋》中的七言長句裏就有「二十年間試回想，新生萬木森森立」之句。

在這部書中，他表示了對這幾年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大抵國家從事文化大革命，作者雖日迫西山，而亦在同聲同氣之列，固不能與青少年呈功比烈，終究不無多少進步可期。」他認爲文化大革命的大風雨使「宇宙重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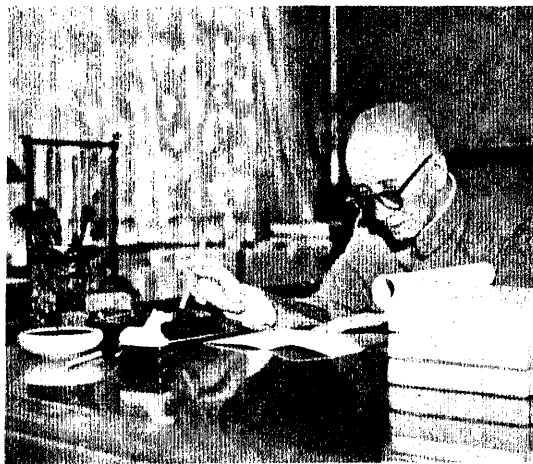
可惜在他老先生面前，不便提出許多問題，聽他高談闊論。他雖然精神矍鑠，到底是九十以上的高齡了，使老人家過份勞累是不適宜的。因此，看東西較多，和他談較少。

在他的書房裏，看到了葉聖陶先生的一紙詩箋，是謝贈《柳文指要》的：

「巨著聞名久，承貽喜欲顛；古今開柳學，闡析微劉編；所采千年富，乃鍼一孔偏；文規竝名理，時復湧

如泉。」

當我坐在送客的小汽車中，手中捧着這部用紅色塑膠帶紮得頗爲美觀的大書時，心裏祝老先生長壽，希望他這部花了幾十年心血的力作，在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之後，再版出書。「總序」中的話如在耳邊迴響：「夫學問者，不足之淵泉也，每當得一新解，不足之念，即習習然而至，數年之假，得以讀易補過，企望之情，倍百恒品。」



章士釗老先生在工作

狄更斯一封未公開的信

斯華

在一百多年前，英國作家查爾士·狄更斯就曾預言，美國將會成爲自由的敵人，而不能作爲世界的好榜樣。

一八四二年四月一日，狄更斯往美國旅行六個月時，途中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友人威廉·麥克里迪，在信中抒發他對美國所感到的壞印象。這封信文長一千七百五十字。

狄更斯在信中說：「我沒有改變，親愛的麥克里迪，我不能改變我個人對這個國家（美國）的見解——它的愚昧、罪惡、悲哀、失意……我相信，當它欲爲世界的榜樣，而徹底失敗時，將會給自由之神以最沉重的打擊。」

狄更斯寫這封信時，正乘船從匹茲堡到辛辛那提途中，因此筆跡寫來有點顫動。這封信於一九零五年夾雜在其他信中，被購入後就一直存在摩根圖書館內。

狄更斯前往美國去的目的，是爲他的出版人寫一本美國摘錄，以抵銷當時一些作家所做成的美國壞印象。

一名撰寫狄更斯傳的學者約翰遜博士說，當時，狄更斯認爲他自己能夠明瞭其他作者所不能明白的，「民主、沒有國王、免於階級統治束縛的美國」。狄更斯相信，如果自己去到美國訪問一次，回來時寫書，將會糾正人們的看法。

但是，當他到達紐約時，當地的監獄和貧民窟的惡劣情況，使他大吃一驚。在華盛頓，他看到他的朋友約翰·亞當斯，因爲請願反對奴隸制，就在參議院內被人圍毆。在南部，他看見不少殘酷種族壓迫的事例。

「看看現在發生着什麼，」狄更斯寫道：「看看被耗盡的財富，癱瘓的政府，昏庸的人民代表，南北的拚死鬥爭，抒發已見的人身上，被加上的手扣和腳鍊。」

「再看那些搶殺和劍戮。議員和議員間，就在參議院內互相粗暴野蠻地恐嚇對方。最堪憐、卑劣、惡毒、阿諛、諂媚，鬼祟的黨派之心，侵入到生活中的每個事項——甚至如委派醫生到乞丐瘋人院去也如是。還有，看那愚蠢，胡言亂道，造謠誹謗，背棄道德，光怪陸離的黨派報紙。」

他的結論說：「這個國家是個無頭之軀，那四肢更整天和軀幹、手足之間爭吵，任意地把對方痛擊瘀傷。」

十万个为什么



物體的重量會變化嗎？

一個物體有多少重量，就是有多重；難道說，一個物體在這裏是一斤重，到了那裏就只有半斤重麼？物體的重量還會變化嗎？

一點不錯，物體的重量的確會變化。
我們知道，物體的重量是由於地球對它的吸引力而



6400 公里



產生的，同時，地球對一個物體的吸引力，是跟着這個物體離開地心的遠近而變化的。假如我們把在地面為1公斤重的鐵，放到離地面6,400公里的高空；也就是說，使它離開地心的距離比在地面時加大1倍（地球的半徑不到6,400公里），那麼這塊鐵所受到的地心引力就會減少四分之一，它的重量只有0.25公斤了。物體重量的變化情況還多呢。在高山上要比平地上輕一些，在赤道上要比兩極輕一些，如果飛到地球引力及不到的空間裏去，那就幾乎沒有重量了。但是，不論怎樣變化，物體的質量却是一點也不會減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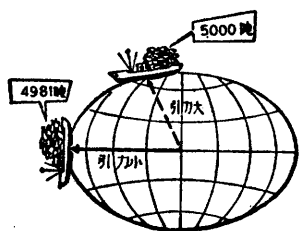
這裏講個有趣的故事。

從前，曾經有這樣一件事：有個人從北緯50度一個地方，裝了500噸的貨，運到靠近赤道的一個地方，到了那裏，用彈簧秤一稱，發現貨物少了將近一噸。奇怪！到哪裏去了呢？被偷是不可能的，因為輪船

沿途並沒有靠過岸。至於運載裝卸時所發生的損耗，無論如何也不會這樣多。當時大家都無法揭開這一祕密。

原來，這是地球引力跟人開的玩笑。由於地球是稍帶橢圓的，南北兩極的半徑要比赤道的半徑大約小20公里。半徑越小，吸引力越大，半徑越大，吸引力越小，所以赤道附近比北緯50度的吸引力要小，貨物也自然輕了。

當然，我們必須注意，物體重量的變化是不能用天平或杆秤稱出來的，一定要用彈簧秤才能稱得出來。



為什麼我們計數和記數的方法 大都是十進位的？

大家都知道「胸中有數」這句成語的意思。這是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我們在社會實踐中，必須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才能把事情辦好。譬如，生產隊長在分配勞動

任務時，必須根據農活的種類和數量，統計出動的勞動力有多少，一、二、三等勞動力各有多少，男女勞動力各有多少等等，然後結合各人的具體情況，適當組織勞動力，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作用，以便高質高產地完成勞動任務。

我們在計數的時候，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十，一共創造了十個數字，從十以上，就是十一、十二、十三……一直要到一百，才用上一個新的數位「百」，而一百剛剛是十個十。從一百以上，要到一千才用上一個新的數位「千」，而一千剛剛是十個百，如此等等。這樣的計數法，叫做十進位計數法。

同樣地，我們在記數的時候，也只用了十個數字，那就是：0、1、2、3、4、5、6、7、8、9。比9大1的這個數十，用0來表示，從一、二、三……到9以後，又進位變成10。這樣的記數位，叫做十進位記數法。

為什麼我們的計數法和記數法都是十進位的呢？這是不是偶然的事呢？

原來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知識是從實踐中產生的，我們的計數法和記數法也不例外。回溯一下人類社會的發展史，我們就能回答上面的

問題。

由於古代的人類在打獵捕魚時，在生產勞動和分配的過程中，都需要計數。那時候的數量一般比較小，所以他們開始時總是用手指頭來計算的。古書上有一句成語，叫做「屈指可數」，可見當時較簡單的數是用「屈指」（就是扳指頭）來計算的。其實直到現代，幼兒園的小朋友，在開始學習計數的時候，也往往還用「屈指」來計算哩。這是最方便的計算個數的工具，也是隨身攜帶的「計算機」。當漁獵技術進一步熟練，生產工具得到改進，生產數量不斷提高以後，數量超出了十個，單純的「屈指計數」就不能適應了，怎麼辦呢？科學的社會科學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古代人類的「屈指計數」，也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由低級的階段（即單純的「屈指計數」）向高級的階段發展。人們在「屈指計數」滿十以後，不得不把兩只手的手指全部重新伸直，在地上放一塊小石頭或者短樹枝等其他東西，再繼續「屈指計數」，以後每滿一次十，就記一塊小石頭（或其他東西），一直到數完為止，這是「屈指計數」的第一步。爲了得到計數的結果，還要把小石頭數一下，這是「屈指計數」的第二

步。比方說，第一步中最後一次「屈指計數」的結果是「五」，而第二步「屈指計數」的結果是「三」，那麼得數就是「三十五」。如果數量更多一些，小石頭就可能超過十顆，「屈指計數」時就會超過兩步。譬如說，數二百六十三個東西，就要分成三步。古代的人類經過許多次這樣的反復計算後，總結了經驗，就創造出十進位制的計數法了。

至於記數的制度，它必然是和計數的制度相配合的，因爲滿十以後，放了一塊小石頭或其他東西，而指頭全部伸直，所以記數的數碼，就只要從1到9。滿十的十字，自從有了0字以後，可以用〇來表示，這樣就完全夠用了。

這樣看來，十進位制的計數法和記數法，是古代人類從勞動生產的實踐中，積累經驗、總結經驗而創造出來的，它的產生和人的十個指頭有密切的關係，而不是



偶然的事。

是不是還有不用十進位的地方呢？過去中國所用的杆秤，就不是十進位的，它是以二兩作爲一斤的。計算起來比較麻煩，因此現在全中國都改用十兩制了。世界上有些地方，在計算某些東西時，還有用十二進位制的。如鉛筆二枝叫做一「打」，二打叫做一「籬」。此外，也有用六十進位制的，如計算時間和角度時，就以60秒爲1分，以60分爲1度。

用十進位制來計數和記數都很方便。手搖計算機和電動台式計算機，數的運算也是用十進位制。但是，也有有的計算工具不用十進位制，如算盤中橫檔以上的算珠，一顆算珠就表示5，這是採用了五進位制記數。而現代出現的電子計算機，數的運算則是採用二進位制。因爲電子計算機沒有手，沒有十個指頭，它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通電」，一種是「斷電」，只要用0和1這兩個數碼，根據通電、斷電兩種不同情況，就可以自動運算了。由此可知，進位制也是隨着客觀條件的變化，而決定採用哪一種比較方便。

（接自第四十九版）

地」，對口詞「我們的文藝方向」，歌曲「海燕頌」、「一身汗水心歡暢」，舞蹈「挖泥舞」、「練刀舞」等。

四月十七日至廿一日，表演藝術學院舉行「學習音樂晚會」，演出創作樂曲有鋼琴雙重奏「漁歌」，表演唱「巴士車小唱」、「這是一陣響雷」等。

五月十二、十三兩晚，義安工藝學院合唱團、口琴隊及舞蹈藝術研究會聯合公演「文藝晚會」。工藝學院中文協會則於六月十九日到廿二日一連四晚呈演綜合性「文藝晚會」，節目中有本地創作：話劇「兩姐妹」、「意外事件」，詩歌造型「手」等。

報之



是加工廠？是源泉？

玉坤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裏來的？正確的科學哲學理論告訴我們，人的正確思想是從社會實踐中來的。然而，也有人認為，思想是頭腦固有的，因此，人的思想都是先天的。誰的頭腦好，就產生出正確的思想；誰的頭腦不好，就產生不出正確的思想。這是騙人的鬼話。

這種「腦髓產生思想」的唯心論，實際上是把人和人的思想不同，說成是因為天生腦子的不同。這其實是剝削人物用來遮掩他們欺壓百姓的護身符。不是嗎？歷史上那些豪富人物的說過：「窮則呆，富的乖。」又說：人是天生有「福」的，有「沒福」的；有「精」的，有「傻」的，有「材料」的，有「沒材料」的。照他們說，窮人是「沒福」、「傻」、「沒材料」的，就得一輩受苦受難，當牛做馬；有錢有閒的人是「有福」、「精」、「有材料」的，就該一輩子當吸血蚊，這都是天生的命裏該着。可是，像現在世界上有些國家，窮苦人擺脫了

當牛做馬的地位，當了國家社會的主人，這難道是什麼窮苦人忽然「有福」了，「精」了，「有材料」了嗎？完全不是，而是在正確的領導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奮鬥，改變了被奴役的地位，才得翻了身。

究竟誰聰明，誰愚蠢？誰精，誰傻？實踐第一，還是腦子第一？這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那種專搞考試第一的教育，讓學生的學習脫離社會實踐，只是在課堂裏拚腦子，賽分數。越拚越賽越覺得腦子第一，那種「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腐敗思想就越厲害，就會覺得自己腦子好，唸書行，天生的可以高人一等，就會產生只要腦子好就能做人上人的壞思想；就會輕視實踐，輕視工農，得出「實踐不重要，工農腦子笨」的錯誤結論。這是中了「腦髓產生思想」的流毒。這些人不知道，他們上學唸書，是往腦子裏裝別人實踐過的經驗，裝多了，才有了點書本知識，並不是腦子好就出知

識。再說，這種書本知識、間接經驗不去結合實踐，是死東西，就沒有用。當然，要讀書，但從書本上學了，還要到實踐中去用，把有用的書本知識真正化爲自己的東西，並且在實踐中進一步學到新的東西，這樣才能更好地爲群眾服務。所以我們說，頭腦只能是思想的加工廠，不是思想的發源地。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是物質第一性，實踐第一位。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是唯物論的反映論得出的必然結論。人和人的腦子是不是有差別？有，但腦子好，也得靠在社會實踐中聽說話，看東西，做事情，來磨練腦子。磨練次數多了，腦子才能更好地發揮加工廠的作用，說話、辦事、做工作才能正確些。所謂「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一個人腦子再好，不參加社會實踐，也是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做不了的。

談「反復」

志海

在思想問題上，我們常遇到一種「反復」現象。在知識份子中，這種「反復」的表現是很多的，他們在立場、觀點、思想、感情各方面，經常會發生反復。今天想通了，第二天又不通了；現在通了，碰到幾個「氣味

」相投的，一串連又不通了；在這個問題上通了，在那個問題上又不通了。就這樣，一會兒通，一會兒不通，反反復復。從時間上講有短的反復，一天二天以至一頓飯、一分鐘之內都會有。長的反復，十天、二十天以至數月。這些反復，說怪也不怪，有些知識份子雖然讀幾本書，可是沒有扎根到群眾中去，他們的思想其實是很空虛的。他們沒有經過風雨，見過世面，身上又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因此，一遇風浪就很自然地會搖擺不定。

在工作中，知識份子也有「反復」，今天工作有了點成績，勁頭就鼓得十足，明天碰到了挫折，就像洩了氣的皮球。在思想改造過程中，今天接受了正確的世界觀的教育，信心倍增，表示一定要痛下決心，克服自己的小有產者的思想，可是，當真正要剷除掉他自己的私心的時候，就會感到「痛苦」，「受不了」。

針對知識份子的這種「反復」，應該採取針鋒相對的辦法，反復地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使他們堅定起來。當然，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應當長期地、熱情地、反復地幫助他們克服各種思想弱點，不能急躁。我們相信，只要大家的思想工作與批評的方法對頭，那些願意爲民衆服務的知識份子，必將站到民衆這一邊來的。

談私馬兵

俗語說：「狗嘴裏長不出象牙」，意思是說一個壞人絕不會做出好事（即使有時做點「好事」那也是爲了掩飾或包苦更大的陰謀），就好像從狗的嘴裏絕對不會長出象牙來一樣！

爲什麼壞人絕不會做出好事來呢？關鍵就在於一個「壞」字。我們說一個人「壞」，大的方面，可能指他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殺人放火；小的方面，可能指他佔人家小便宜、欺侮人。儘管這些壞事有輕重之別，但幹這些壞事的壞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們頭腦裏有「壞」的思想。

一切壞思想的總源頭是「私」字。一個人，當私字在他頭腦裏佔統治地位的時候，他的所作所爲都是不好的。或者爲了自己小集團的利益，或者爲了自己家庭的利益，或者甚至爲了自己一個人的利益，他可以做出許多傷天害理的事。

私字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甚至居於統治地位，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人之初性本善」與「人之初性本惡」

都是不正確的。一個人，從他開始懂事的時候起，就每時每刻受到家庭、學校、社會等方面的影響，而他的思想意識就在這些方面長期薰陶下形成。社會存在決定思想意識，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私字的危害，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大致可分爲損人利己和利人利己兩種。損人利己是要不得的，前面提到的「殺人放火」、「佔小便宜」都是這類人的行爲。那些靠欺壓別人過寄生生活的人，滿腦子是損人利己思想，要他們洗心革面，放下屠刀是不可能的，他們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因此，這類人大致可歸入反對或丟進歷史垃圾箱之列。至於利人利己，則要看具體情況，大抵利於人小利於己還是小利於人大利於己就很不相同。小利於人大利於己的人從自私的念頭出發，在幹了一些大利於己的事情之後，爲了掩飾自己，避免人家的攻擊，往往同時做點小利於人的事，或者事後施點小恩小惠，撈回一點名譽。像這類人也是非常要不得的，如果不脫胎換骨，當私與公矛盾衝突時，難免要做出損人利己的事，因此，也應把他們列入反對之列。大利於人小利於己的人雖然也有自私的想法，但他們的所作所爲却大利於人（當然不是指家人），是光明正大的。當然，如果能夠做到不要小利於己，或者並不以小利於己爲出發點，那就應該大加讚揚了。



東海岸的漁民

漁人

馬來亞半島三面臨海，沿岸地帶大約住有六萬五千多漁民，其中大多數是馬來族。東海岸的漁民，約有兩萬人，這些漁民，生活極為貧苦，他們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完全沒有捕魚工具的。例如彭亨州北干有一個最大的漁村，絕大多數的漁民窮得既無捕魚工具，也無土地。這些沒有捕魚工具的漁民，都成了大漁船主的廉價勞工。貧苦的漁民，那有能力買得起價值一千至四萬元的一張合成漁網呢？而向大船主租借漁船，條件規定必須把捕獲的魚的百分之七十交給船主當局，漁民辛勤勞動，所得還剩多少呢？

東海岸漁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每月只有四、五十元，而且極不穩定，在雨季或淡季，收入不到二、三十元。在百物昂貴，膠價下跌、生活費用不斷上漲的今天，以這麼微薄的收入，要想養活一家四、五口人，真是難上難。許多漁民長年掙扎在飢餓線上。吉蘭丹的漁民就會申訴說：拚死拚活一天只得到一塊錢，交了網租、船租之後，有時連魚也沒得吃。有的漁民，在家裏缺米斷炊

時，就以木薯充飢。

每年十月底到來年二月底，東北風掀起狂濤惡浪的季節，漁民不能下海捕魚，這是他們最難捱的日子。在這個青黃不接的季節裏，貧苦的漁民都咽着眼淚過年過節，有許多漁民被迫貸借債和典當過活，還有不少漁民被迫替人當牛馬做雜工或踏三輪車，有的淪為沿街討飯的乞丐。

由於生活貧困，在海岸漁民子女大約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失學。大多數上學的漁民子女，也只能讀完馬來文小學四年級就被迫停學。據報載，瓜拉丁加奴附近的三美蘭馬冷村一個十九歲的漁民，自從父親死後，八個弟妹的負擔完全落在他肩上。他凌晨三點鐘就得起床幹活，忙到下午四點才回家。他說：「有時一個星期的收入才兩塊錢，我們兄弟姐妹有時兩天見不到一粒米。不能下海時，我就編魚籠，做一個要花一天半，工錢才六角，用這點收入那有辦法供弟姐妹們上學呢？」

俗語說：捕魚人家世世窮，這話道出了漁民的辛

酸。然而，漁民們都希望苦況有結束的時候，爲什麼要世世窮呢？

雜話稻農

東田

馬來亞半島上的吉打、玻璃市、霹靂、吉蘭丹、檳城、威省等州地方，都出產稻米。稻農一年到頭，辛勤勞作，爲人民供給米糧，但他們本身却過着不夠溫飽的日子。

據過去幾年的統計，全馬有三分之二的稻農是佃農。北馬產稻區三分之二的土地掌握在兩千個地主手裏。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越來越迫切，例如，霹靂州吉輦地區，一千八百多英畝稻田中，有一千三百五十英畝由九個地主所有，其中三個地主就佔有一千零二十一英畝。吉打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民沒有土地。在姆達河水灌漑地區的五萬個農民中，有百分之三完全沒有土地。在威利斯省和檳城，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連一寸土地也沒有。

地主和高利貸者對農民的盤剝，造成農民生活日益貧困，債務纏身。許多農民因爲還不起債，被剝奪了土

地。有一種高利貸，其利率高達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姆達河地區每十個農民當中就有七、八個終年靠借債度日。由於利率高得驚人，他們每年年終都無法還清債務。

封建地主通過各種形式的地租，盤剝農民，地租的形式有「貨幣地租」、「實物地租」和「勞役地租」。農民要繳付的地租非常高，通常佔農民收穫的一半至三分之二。尤其在種雙季稻地區，地主把地租提高了三倍以上，還規定農民必須提前三年到五年交租。在姆達河水灌漑地區有些地主甚至要佃戶每英畝交五百元地租。在霹靂州吉輦地區，地主把每壟地租提高兩季十六擔穀子，折合現金二百五十六元。在威利斯省和檳城過去是稻穀收成後才交租，可是現在不管稻穀有無收成，佃農被迫先交四季租。農民每月收入只有二、三十元，有時才十多元，繁重的地租、高利貸等等形式的盤剝，造成了許多農民破產。農民的苦難，真是說不盡的。



不平事能打盡嗎

宜妹

坤哥：

你被人打傷了，我不能回去看你，心裏萬分焦急，洪弟打電話來，說你尚幸傷得不算太重，希望你安心靜養，祝你早日痊癒吧。

你這次的受傷，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打走了兩個梯間打搶的飛仔，却被他們尋仇報復，你做的本是好事，但却受到這樣的對待，有人說因此造成了這裏的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理他人瓦上霜的風氣，真是其來有因。近來，我就遇見幾件事情，一日在巴士上，眼見路旁有人擁頸，當時街上不少行人，巴士上的人都見了，爲之嘩然，但沒有人理會，被打搶的人還遭推倒在地，頭破血流；而後，巴士上又有人給打了荷包，有人看

見，但不敢出聲，大概都是怕報復吧。這兩件事，如果被你看見，相信一定又要拔刀相助了。

年前，我就聽說你在學武藝，初時我以為你只爲了強健身體，或者學幾度散手防身，後來聽洪弟說，你是爲了要打抱不平的，因爲鄰居阿萍給兩個飛仔搶了東西，還侮辱一輪，你爲此很氣憤，立志學武藝，要打盡這些不平之事。坤哥：我一向知你是個有正義的人，你的用意，不能謂之不好的，不過，當時我也似乎同你講過，不要太迷信個人的力量，因爲害人的歹徒，不是他們生出來就要害人的，而是這個複雜腐化的社會培養出來的，你打他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他們還是在不斷滋生，憑一兩個人的力量，又怎能打盡這些不平呢？

坤哥，我不是給你澆冷水，更不是爲你之傷幸災樂禍，也不是叫你自掃門前雪算了，我是覺得，揚湯止沸，何如釜底抽薪？那些做了歹徒的人，他們之成爲歹徒，是什麼原因呢？如果這樣研究下去，相信會得出一個正確答案來。青年的墮落，問題日益嚴重，很多人都驚呼了，有人說，要用「重典」，以收「阻礙」之效，却不正視一下社會風氣之敗壞，物價高漲，生活艱難，以及天天在放映的兇殺的、「不宜觀看」的電影，這些才是引人犯罪的重要因素。

坤哥，我不是反對你學武藝，不過，如果我們能從根本上探求原因，是不是更實際一些，而找到解決問題的長遠辦法呢？

助人不留名

立新

日上中天，驕陽似火，在八十多度的高溫下，羅大叔推着三輪車上滿載的貨物，往一條陡斜的路上一步一步地移動，氣喘得有點吃不消。他那飽歷風霜而留下額上的皺紋，顯得更深，汗水流在他古銅色的面頰上，恰似抹上了一層油。

羅大叔已是六十多歲了，但是在生活的重擔壓迫下，使他一年復一年地踏着三輪車載人或替人運貨，屈指已四十多年了。像他這個早已應該退休的老人，還像牛馬般在路上奔波。

正當羅大叔在辛苦地推着車子前進，一個行色匆匆的路過青年，一話不說就走上前，把笨重的三輪車尾用力推動。看來這青年是個學生的打扮，白色的恤衫，藍色的斜西褲，手中還挾着一包書，這青年的行動馬上引

起路人的讚揚。埋頭苦踏的羅大叔，突感車子輕了千百磅，快車前進。他隱約地看到有人在車尾協助推車，「是誰這麼好心，幫助我這個老頭推車啊？」羅大叔多麼希望歇一下，給他多謝一聲。但是這斜路裏，那裏容許他分心，如果一停手，精神不集中，車子就向後溜退呢！

羅大叔終於將這車貨物推上了平路，可是，當他回頭找那個協助推車的好心人，準備表達他的謝意時，車尾那裏還有人在呢，只見行人如鯽，羅大叔若有所失。但他仍希望找到這個見義勇為的人，但路人告訴他，那推車的青年，當這輛三輪車將抵平路，已匆匆離去，好像怕別人知道他做了好事哩。羅大叔感激萬千，踏上三輪車上，激動地嘆道：「我活了這麼多年頭，冷酷的人情早嘗透，像這個助人而不願留名的好青年，真是難得啊！」



山花

郁南竹

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思想情緒，人們對花的觀感，對花的品評，是迥然差異的。有的人，憑着權勢，把嬌花供養在私家的庭院斗室裏，獨品愛玩，妄想附會高雅，裝飾損人利己的醜惡靈魂；有的人，消極無聊，或爲落英而悲歎生命的短促，或爲花枝的茂盛而觸景傷情，哀怨個人的不得志，更有無病呻吟的文人，大作憐香的歪詩；這些人不懂得生活，因此不會欣賞生活的真實的美。勤勞的人，搏斗在生活的浪濤中，他們就能領會生活的美。姹紫嫣紅的鮮花，着實給人間帶來了無限熱烈的鼓舞，興發了無限美好的希望。熱愛生活的人們，熱愛美麗的鮮花！

庭前屋後，路旁溪邊，有那麼一團團、一簇簇的鮮花，在吐香現彩，笑意迎人，確實調劑着人們的精神；而在山林郊野，萬花遍開，層迭如波浪，廣闊似海洋，那種五顏六色，溢彩流光的壯觀美景，該多麼令人振奮神往！這些山花，經風雨，見世面，大不同於溫室裏柔弱的嬌花。這些山花，生命力旺盛，英姿颯爽，體現着勃發、堅韌的精神，它們同經歷生活熬練的勞動人們，精神面貌是何等相似！氣質能夠貫通，感情上必然共鳴，因而，人們讚賞萬紫千紅的花的世界，喜愛洋溢歡樂氣息的花的芬芳。辛勤的人們，艱苦奮鬥，改造世界，正是爲着創造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爲着把人間建設成花團錦簇的美妙境界，讓大家身心舒暢的勞動、學習、娛樂，帶着愉快、幸福的心情，欣賞萬花斗妍，爭放異彩的生活圖景！

山花經受陽光的撫育，雨露的滋潤和風暴的考驗，必將茁長得健壯，永世流芳。人們仰慕報春梅花傲雪凌霜的氣概，熱烈學習葵花永向光明的意志，盼望「山花爛漫」的壯麗美景，降臨人間！我們祝願山花朝氣蓬勃的成長！

生活的一課

迅 迅

過了中午，從市區的一幢偏僻舊樓屋的窗口向外望，天空忽地飄來一片大烏雲，屋內屋外頓時顯得陰沉沉，老天爺又要哭喪着臉了。這些日子來，天氣早晚老是陰風陰雨，真叫人煩躁，討厭，鬱悶。

坐在窗前車衣的阿萍，抬起頭看看天，沉思了一會兒，便起身收拾眼前那堆車好的水貨，然後放進紙袋裏，順手掃去衣服上的碎布碎綫，把一塊舊布罩蓋在縫衣機上。她回過身來向坐在飯桌前的吳藝貴招呼一下，順眼看了一下半臥在床邊的丈夫阿榮和睡着的孩子，然後轉

身挽起那兩袋沉重的水貨，拖着疲乏的腳步，跨出門去工廠交貨。

半臥在床邊的阿榮，他的胃病的這些天來還是時隱時痛，再加上他的思想起伏沖突，所以他的心情也像這天氣一樣，感到煩悶。

這情景，藝貴全看在眼里，他和阿榮已經談了一會兒。他舉起桌上那杯熱茶，呷了一口，真誠地望着阿榮說：「……大家雖然非常嚴厲的批評你，責備你只顧眼前的生活，日夜辛勞只爲了一個家，爲了自己，忘却了爲大家做點正經事，但都是爲了你好啊。聽說你最近進

過醫院，大伙兒便叫我來探望你，要你好好休養，有什麼困難提出來商量商量。你看，大家是多麼關懷你呀！」

他這麼一說，使阿榮想起了一連串的事情。痛苦、難堪、悲憤。他真想哭一陣，但又使勁地拼住眼淚，不讓它流出：「我，我太對不起大家……。」

「你能說出這句話就好了。」藝貴說：「不過，往後的生活你有什么打算呢？有什麼要大家幫忙嗎？」

「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

已經知道他們的底細，要是我不幹了，他們，他們……」說到這裏，阿榮的聲音似又顫抖又低沉，他又想打退堂鼓往後退。「我已是一爛的人，沒得救的人，阿貴，你們，還是不管我，忘了我吧！」

「阿榮！」藝貴起身坐在他床前，懇切地說：「你的一切情況，我們全知道了。只要你肯接受教訓，從新做個腳踏實地的人，我和大家，還是你的朋友呀。」

「可是，如果他們知道我不幹了，又揭穿他們的醜事，他們是不會放過我的！」他舉起手來，撫摸睡在床邊的孩子，「那時候，我的一家，誰來同情照顧呢？」

「你的事情，大家會想法來幫忙你解決的！至於他們，諒他們是不敢的，常言道：『邪不勝正』，那些牛鬼蛇神他們是見不得陽光的人，他們只不過在嚇唬你，利用你的弱點，迫你爲他們效勞，問題是

在於你怎樣做人！」藝貴把他的手握住，還是真誠地望着他說，「環境越困難越能磨煉我們的意志，決不爲眼前的榮華富貴所迷惑，敢同惡鬼爭高下。如果一個人老是爲自己的安逸打算，在這個你爭我鬥，艱難重重的社會，終究不會有好日子過的。阿榮，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看我說得對不對；還望你想想是誰教會我們明白了道理？是誰教會我們會拉二胡？那是爲了誰啊，記得嗎？」

「記得。可是，我……」阿榮想說什麼，又說不出來。什麼話語，也無法表達他此時的感情，他緊緊握住藝貴的手，從他的臉上，彷彿看到十多年前的風風雨雨日子來。

他憶起往昔苦難的歲月。

——阿榮的爸爸病死前的時候，顫抖地拉住他的手，指着掛在牆邊那把二胡，說：「阿榮，別忘

記它，忘了它就等於忘記了爸爸！」他含淚不吭一聲，好久才默默勉強地點頭，他知道，爸爸和千千萬萬受苦受難的窮苦人一樣，一生的辛酸說也說不完。那時候，他爸爸大半輩子是靠這把二胡當副業，沿街賣唱來養活他的。特別是自從他母親難產逝世後，拖下一筆債，爸爸爲了要還債，爲了要活下去，要帶大阿榮（那時他還僅十歲呢）。爸爸白天在巴利邊的飯攤幫人幹活，晚上便拿起他那把二胡去討活。爸爸又是個硬漢子，他吃得起苦，他的下半輩子便這樣辛勞的幹下去。終於，在阿榮十八歲那年，生活迫得他病倒下來，死了。

爸爸臨終前的話，阿榮很不以爲然，他雖然不懂許多道理，但覺得那把二胡和自己和爸爸之間，有着深厚的感情，要不是有了它，他和爸爸的生活，不是更十分艱難嗎。

爸爸死後，他便投宿在舅舅的雜貨店當店員，就在那兒附近，他認識了一位跟他年紀相仿的青年吳藝貴。他們彼此之間很快就熟絡了。

在藝貴的啓發和鼓勵下，阿榮毅然地加入到藝貴參加的團體，在華樂隊的學習班學習，一起去追求生活的真理和光明。

在伙伴們的幫助下，阿榮漸漸學會拉二胡，也漸漸明白了道理，知道苦難的根源。原來，學習樂器是爲了用，一切都爲了大眾呀。不是單純像爸爸拿它來掙錢養家，更不是像他當初進入團體所抱的那種幼稚的想法玩玩吧了，單純爲了興趣。那是要爲大多數人服務，去喚醒千千萬萬受苦受難的人們，讓大家了解生活苦難的根源，一起來爭取和創造幸福的明天啊。

阿榮好比一顆種子，在集體的帮助教導下，終於發芽，生根成

長。三年後，他成爲團體的樂隊班的主要二胡手。這一切，藝貴全看在眼里。後來，阿榮在生活中結識了個伴侶阿萍，她是個勤勞忠厚的車衣姑娘，一年半後，兩個人終於成了家。

阿榮的生活比他爸爸生前的日子好不了多少，生活仍然十分困難。但他和阿萍都懷有一顆共同的心，情願爲多數人做點正經事，認爲幫助大家找到真理和光明，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就抱着這樣的心願，白天他和阿萍出外幹活，晚上便回到集體生活中間去，和伙伴們生活在一起，學習在一起。

就在阿萍懷孕那年。那夜，阿榮像往常的日子，拖着疲乏的身軀，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趕到團體的場所去練習。像往年年尾一樣，團體總是對外舉行文藝晚會演出，把蘊含着正確思想的藝術獻給觀眾，到人群中去，唱出和奏出辛勞人們

的心聲，爲人們帶來真正的精神糧食，鼓舞人們勇敢地生活，努力創造幸福的明天。

當阿榮趕到會所，隊裏正在開會。原來，在這次演出中擔任主要節目的二胡伙伴，因驟然來的要事走了。大家沉着氣，開了個緊急會議，商討如何解決這個空缺的難題。大家議論了好久，便決定要阿榮替代那位伙伴的位置。

「我，我怕不能勝任！」阿榮聽了漲紅着臉，忙搖手推辭道。的確，要他在距離演出僅有一個半月時間，就熟練掌握好以二胡爲主的節目，對他來說是有困難的。

「阿榮，這是集體交給你的任務，大家都相信你做得來的，你就挑起來吧！」隊長程迅說，「我們大家來幫助你。」

坐在阿榮前邊的藝貴也轉頭對他說：

「時間雖緊迫，經驗上雖不

足，但可通過大家的力量來幫助你的，況且對你是一個考驗。你想想啊，爲什麼我們的伙伴要離開大家，難道是他願意嗎？想到這點，你就更應該挑起這任務。」

「別擔心，拉得不好是次要的問題，主要是我們的演出是爲了辛勤的民衆的，難道你忘了！」

「阿榮，如果你在時間上練習有問題，大家會個別找其他適合你的時間，和你一起練習。」

這時，伙伴們也一言一語對阿榮鼓勵道。

「……大家的話說得不錯，我怎能只想到目前的困難，只想到自己，沒想到這是爲了整個集體的事業，沒有想到學會了樂器是爲了用，爲了人民大衆的呀！我知道，說起來比較容易，做起來，可不簡單啊！好，就接過那位伙伴留下來那一棒！」阿榮想到這裏，激動地環視身旁的伙伴們，走前拿起那把

二胡，對大家說道：「大家說得好，隊長，就這麼辦！」

立即有好幾雙手伸了出來，大家緊緊地握在一起。事情就這麼快決定下來——

深夜，在會所裏，阿榮和伙伴們還在爭取時間勤勞苦練本領，每一小節，每一小拍，它可要花去大家多少時間和精神，手也拉酸，腰板也坐硬了。可是，當大家看到程隊長激動地揮着雙手，一邊講解一邊指揮的時候，那雙手，那雙有力的雙手，它可代表多少人的話語，包含多少叫人激昂雄渾的聲音，向即將逝去的黑暗發出震天的吼叫！看到指揮員那麼起勁，彷彿像隻要展翅高飛的雄鷹飛向東方，飛向太陽升起的地方，去追尋那熱和光。阿榮和大家的心情更激動了，他忘了疲勞，更忘了最近感到胃在不時隱隱作痛；此刻，在他臉上迸發着的，在他眼裏閃耀着的，是集體的光

芒，是青春的火花，在他周圍，都是和他在一起戰鬥，一起生活，一起去追求光明的伙伴……

啊！阿榮和他集體的伙伴們，終於在這次演出中勝利完成任務了。春雷般的，持久的掌聲依舊在每個人腦海中出現時，阿榮却被病魔折磨得病倒了，他患上了嚴重的胃病，身體變得十分虛弱……。阿萍這時也進醫院生產了。

伙伴們知道了，紛紛來慰問阿榮，三番四次把慰問金送給阿榮，把集體的溫暖帶到他床頭。當阿萍把孩子從醫院抱回家時，阿榮坐在床上緊緊把孩子抱在懷裏，他激動地望着阿萍，望着來探病的藝貴，隊長和伙伴們說：「我們一家三口得多謝大家的幫忙和關懷，要不然，我們眼前的生活不知如何過下去呀！等孩子長大時，我可要好好告訴她，叔叔阿姨們是咱們的好親人啊！」

這時候，隊長也對着阿榮，對着大家說，「阿榮，別這麼說，大家同是一條根的，是應該互相幫忙，互相關懷的，這孩子雖是你的，但也是咱們的接班人，要好好把她撫養成成人，走大家的路！」

阿榮心裏一陣熱，激動地望着大家，緊緊地把孩子抱在懷裏！

有人說：現實的生活是殘酷的，這句話，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有些道理。可不是麼？像阿榮和他生活中的伙伴們，生長在這個看似繁華平靜的都市裏，日子並不好過啊。那是因為去年一開春，阿榮的舅舅開雜貨店倒閉了，阿榮被迫失業了。爲了要養家，爲了孩子，他到處去做散工，有時幫人鋸木，有時去建築工場油漆，有時去替人搭屋補漏；總之能做的他都做了，爲了要活下去。他忘不了，藝貴和伙伴們在他困難中時常給予鼓勵和送來或多或少支援金，他深深受到感

動，曾對阿萍說：「我一定要勤力工作，忘不了這群患難共處的伙伴們，乘着我現在年輕有力氣，我要把自己的家理好，多打點工多掙點錢，再不能這樣麻煩大家了！」

但是，他日夜忙碌，挨盡千辛萬苦，得來的是什麼代價和結果？他看到的只是大多數的辛勤的勞動者，仍然泡在苦水裏。他知道，舅舅的店倒閉後，欠人滿身債，後來竟跑去高樓組屋跳下去，了結痛苦的一生。可是，他死後留下一家六口嗷嗷的孩子和妻子，仍然得痛苦的活着。舅父這樣的死，對阿榮來說，是一輩子忘不了的。眼前困難的環境，如果對於一個有思想認識，受過鍛鍊較久的人身上，也許並不算什麼難解決的問題。可是，對阿榮來說，由於他思想意識仍殘存一些舊東西，因此，生活中出現種種複雜的難題，那簡直比他當時、毅然承擔二胡手是來得千倍萬

倍的困難和艱巨啊。

因爲，人們都知道，生活的道路是曲折、複雜的、艱難的。在生活中追求熱和光的人們，自從心中有真理的強音，從此步伐更加整齊，腳步更加劃一，更加堅定走砸碎舊世界的道路。他們要拿起大掃帚，掃去蛇鼠聚居，蚊蠅猖獗的地方，讓千千萬萬勞苦人民重獲新生。可是，在生活中，却有些苦苦掙扎的人們對生活失去信心，他們雖然知道生活的道路是不簡單，不是筆直、順利的，然而他們的眼光還短視，思想還會麻痺，遇到多次的挫折和阻撓，他們就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前景，被眼前的迷人的景象所困惑，蒙蔽了，一時模糊了應走的道路，失去了方向，對於未來的生活，失去了信心。

半年前，阿萍累得病倒了，那是她在做月內失去調養，種下的病根，阿榮的胃病又時好時痛，粗重

的工作漸漸做不來了，孩子又要吃奶，難道大家等着挨餓嗎？怎麼辦呢？告訴伙伴們去，求援助？阿榮，他，實在難以啓齒。

正在這時候，阿榮在路上遇到一位小學的同學，從對方的談話中，知道他目前是個嚮嚮噹噹的「後起之秀」的商場名流紳士。這位老同學聽說阿榮失業了，家庭生活十分艱苦，經濟拮据，便對阿榮寄以深切的憐憫，於是拿出大把錢送給阿榮，說是互愛互助，做爲老同學一點心意，同時，還要僱阿榮到他公司當職員呢。當時阿榮對着這位「雪裏送炭」的老同學，心裏又高興又驚愕，高興的是在生活困難中又遇到位好同學，視自己猶如親兄弟一樣，伸出溫暖之手來幫助他。驚愕的是這位老同學非但不鄙視他，不當他是陌生人，還找工作給他，解決他在生活中的困境呢。

可是，等到阿榮上班後的第五

天，他才弄清楚，原來他的老同學開辦的是間「掛羊頭賣狗肉」的公司，明裏說是專做出入口商生意，暗地裏却是間經營萬字票廠，更叫人可怕又可惡的還專「販賣人口」和走私呢。阿榮做夢也未想到他已被人利用，墮入壞人的魔爪，充當那些偽善者發財的工具：販賣毒品，毒害人民，驅趕那些年輕幼稚無知的姐妹們跳入火坑，任人宰割，任人污辱，任人欺凌，他感到愧恨，他說什麼也不能幹着這傷天害理，忍辱的工作啊！

正當阿榮藉病推辭掉那位老同學介紹的工作，那夜，他回家時，發現孩子病倒了，病得很沉重，阿萍病剛癒還不能車衣，家裏只剩下幾個錢，孩子難給醫生看過，可是她全身還熱得像團火，睡在媽媽的懷裏，啾呀啾呀的哭嚷着，還有，屋主已來過幾次，催收房租。錢，解決這些問題，那樣不要錢，但，

去那兒找那麼多錢啊！阿榮看了阿萍一眼，只見她默默無言呆坐着，阿榮不禁地唉聲歎氣起來！

阿榮終於把心一橫，決心回去繼續幹那位老同學的工作。

當阿萍知道阿榮心裏的決定，她痛苦地勸他不要去……

「阿榮，你已經知道那是魔鬼的地方，幹嗎還要去幹呢，而且，那是很容易叫人變壞墮落、出事的啊！」

「趁着現在沒出事，讓我多做一些時候，掙點錢，還一點債，」阿榮狠心地說，「要不然，這些日子，怎麼過活？」

「可是，讓你去幹這種鬼工作，讓藝貴他們知道了，你怎麼向大家解釋呢？」

「這，這，唉——你叫我怎麼辦才好呢？」阿榮頹然的依靠在房門口。好久，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低下頭苦苦的思索着。

哇哇的一聲孩子的哭聲，打斷了阿榮的沉思，他慢慢地抬起頭來，望着睡在木床上的孩子，此刻，阿榮的思想矛盾愈來愈尖銳，他的思路愈來愈繁雜不清，他被眼前的困境所困惑，一種錯誤的思想在他的心坎裏升起，頻頻地催促他——

「阿榮，別怕，就這麼幹他幾個星期幾個月，爲了生活，誰也不能太責怪你的！」

「阿榮，個人的生活要緊啊，這個社會，有誰不需要多點錢來養家呢……」

「阿榮，還猶疑什麼呢，快去，快去，遲了，你的工作要被人搶掉了！……」

——阿榮想到這裏，臉色霍然鐵青，他緊緊地抓住拳頭，咬牙切齒地轉身拖着一雙鞋就跑了。

身後，傳來孩子的哭聲和阿萍的呼喚聲，又彷彿聽見自己的脚步

和伙伴們的脚步聲，愈來愈疏遠了，愈來愈聽不見了……

阿榮回來時，他的臉色像死灰一樣發白，手裏還握着一支酒瓶，兩眼直楞楞地，身體搖搖晃晃地直往床上一躺，一言不響。阿萍見到阿榮的樣子，有點害怕，但更多的是氣憤和擔心。他像是老了許多似的。阿萍不禁的淌出眼淚來。「不錯，生活是困難的，但阿榮却太不爭氣，懦弱了些，難道爲了生活，就可以泯着良心，去幹那些見不得陽光的工作，出賣自己的人格了嗎？這點，他就比不上他爸爸了，連做人該做怎樣的人，都忘了。阿榮的事，我是應該告訴藝貴他們，徵求他們的意見，我是不能眼見自己的丈夫，這樣淪落下去，遲了恐怕太危險了……」阿萍立在床前，望着阿榮，心裏暗暗下了決心。

如果說，一個人在集體能發出光和熱，是多麼叫人高興快樂的，

那麼，一個人若是在集體中失去了光和熱，該是叫人激憤而且痛苦的。

在藝貴來說是激憤交雜着痛苦的。記得那天晚上，當阿萍手裏抱着孩子，跑來和他談起阿榮最近瞞着大家請長假，離開伙伴，原來是跑到那種地方幹活。藝貴聽了，心中很氣憤，急忙跑回團體，告訴隊長程迅和伙伴們。

「阿榮太不像話了，怎麼可以輕易聽從那位老同學的話，去那種地方搵食！」

「他生活又有了困難，爲何不再跟大家提呢，竟瞞着大家，要不是阿萍現在來告訴我們，還不知道他去幹那些害人害己的工作！」

「他太令大家失望了！」

「他簡直是忘本了！」

伙伴們一聽到阿榮最近的生活態度起了變化，都深感激憤和鄙棄。大家彷彿不吐不快，一言一語

紛紛說道。

「阿榮看樣子是真的墮落了，」藝貴心疼的說，「要不是阿萍現在來告訴大家，我真不敢相信。想不到阿榮會變得那麼快。我看，目前最重要的問題，大家一塊兒想辦法，來勸導他，挽救他……不知大家的意見如何？」

「我想，救他也沒用，」有位伙伴說道，「他這樣的做法，根本是明知故犯，是要跟我們分道揚鑣，走另一條路，我們是很難跟他談得攏的。」

「我也贊成目前不去勸他回來，讓他去碰碰釘子，才會驚醒過來！」另一位伙伴亦說。

「那怎麼辦呢？」

「難道大家就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兄弟，墮落到那迷人的陷阱，自生自滅嗎？」

「不，一萬個不，」這時，隊長程迅站了起來，握住拳頭說道，

「阿榮的轉變是社會造成的，我們不要忘了罪惡的根源，我看大家找他談更合實際。他被眼前的生活困難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前途，結果，他在墮落了。那麼，在這時，大家更應該伸出手來挽救他，勸導他，影響他，我們首先應該『治病救人』，不應該同他疏遠，絕交的。對朋友，尚可幫助勸導，治病救人，對同一條苦根上的兄弟姐妹，更應該採取積極的治病救人的態度。」

「隊長說得對，我們應該首先去找他，勸勸他！」

「聽阿萍說，他最近的胃病又發作，正在家休息，我們正好找他談！」

「那應該找誰去找他談才好呢？」

大家議論了起來。終於決定叫藝貴去探望他，因為他曾是阿榮熱絡的鄰居，伙伴呀。

大家又談了一會，決定針對阿榮的問題，在最近召開隊會議，來個在學習和思想上徹底的檢討。

散會後，程隊長還和藝貴私下交換意見。分手的時候，隊長再次對藝貴說：「阿榮出了問題，這不單是他個人的事，而且是關係他周圍的朋友和伙伴們的事，關係到如何正確對待人生與前途這個問題。所以，我剛才提議全隊應在最近期內召開檢討會議，好好的來一番學習和檢討。阿榮的問題，它生動地給我們上了生活一課，它告訴我們，教育了我們，生活在這陰風陰雨的日子裏，千萬別忘記自己生活在怎樣的社會裏，環境越困難，越要像松柏意志堅強，不怕風來不怕雨，頂天立地做個真正的人。否則，那是很容易迷失方向，對生活失去信心，當了生活逃兵。結果，到頭來，爲了個人的安逸，個人的生活，把美好的理想，抱負和前途全

押掉了！」

——阿榮聽完了藝貴的話，臉上掠過一陣又一陣的羞愧，憤恨，他伏在兩個緊握的拳頭上啜泣了起來。

「別太難過了，阿榮，你還記得我們常唱的那首歌嗎：跌倒算什麼，我們骨頭硬，站起來再前進！在生活的道路上，識錯了人，做了點錯，這是常有的事。重要的是，要汲取教訓，從新認清方向，從新做個硬骨頭的人，你的朋友還是會關心，歡迎你的，」藝貴說到這裏，他輕輕地搭着阿榮的肩膊，「你好好地休息，想一想啊，你是怎樣上了這生活的一課。我有事得先走了，多幾天，隊長和伙伴們也會來探你的！」

阿榮抬起頭來，默默地點頭。藝貴從他臉上看得出，阿榮此刻內心異常激動，他的心正翻騰着一場思想上的急風暴雨。藝貴不由然地走上前把阿榮的雙手握得更緊，更緊，他

兩眼看着阿榮，他對阿榮，心裏充滿着熱情的期待和希望。

阿萍從工廠又提回了兩大袋水貨回家，吃過晚飯，阿萍又在灰黃的燈火下車衣。阿榮則坐在床旁照顧孩子。夫妻倆仍像往日異常的沉默，寡言，房內的空氣亦顯得沉悶和煩燥。

好久，阿萍才打破了沉默，關切地問道：「阿榮，藝貴他們提的意見，你看是不是對的，……」她一邊拿起針綫縫衣角，一邊似是自言自語地繼續說道，「你還記得嗎，從前，當我做錯了事，你總是和藹的批評我，幫忙我，讓我分清問題的是非。有一回，我見你的胃病又發作，勸你少在團體練習，在家裏多休息。那時，你還這樣的批評我：『當大多數人爲集體謀幸福的時候，我怎能站在一旁坐享其成呢！』……」阿萍說到這裏，熱淚溢出眼眶：「阿榮，這些話，你難

道把它忘了？」

「不，永遠忘不掉！」阿榮心裏答道：「阿萍的話說得不錯，我怎能把過去的話給忘了，我怎能只看到個人的困難，沒有看到千千萬萬窮苦的青年人，勞動者的子弟，有認識的青年人，應該說什麼？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應該說什麼的話，應當辦什麼樣的事，阿榮啊阿榮，你難道忘了？我是忘本了，眼光太短小了，我真對不起藝貴和伙伴們，我不能再這樣糊糊塗塗的過日子了。」

想到這裏，阿榮抬起頭來，他的眼睛凝滿了淚水，對着阿萍說：「阿萍，我現在就去找他們。」說着，他俯身親了親躺在床上的孩子，轉身，深情的看了看妻子一眼，然後大步走出房門口。

就在這幾秒鐘裏邊，阿萍忽然從阿榮清瘦的身上，房門口，彷彿看到太陽穿過漆黑的黑夜，把陽光

照亮阿榮眼前的濃霧。忽地一閃，又看到阿榮緊握拳頭，瞪着發亮的目光，在勞動者的鐵流中，奔向生活的戰場，去追尋勞動者的熱和光。頃刻之間，阿萍手懷孩子，兩只怒火燃燒的眼睛，怒向將逝去的黑暗。

「啊！陽光將普照大地。」這時候的阿萍不禁的激動哼起歌來，因為，她相信，在伙伴們的幫助下，阿榮的眼光將逐漸從身邊移到較廣的範圍，感到同一步伐的兄弟姐妹越來越多，道路也越走越寬廣了。

是阿，這生活的一課，怎能叫人忘懷呀！

稿 約

- 一、本社計劃出版文叢，歡迎投稿。
- 二、文藝理論、評介、小說、散文、戲劇、詩歌等各種體裁作品都很需要。
- 三、有關文娛演出消息、評介、表演藝術理論與實踐經驗，也殷切希望大家踴躍投稿。從實際出發，言之有物的短文，最爲需要。
- 四、各行各業介紹，生活思想的交流，對增廣見聞，加深對現實的認識，顯然很有助益。那麼，大家齊心協力，把生活的圖景描寫下來吧。生活中的好人好事，尤應給予表揚。
- 五、思想在我們的生活實踐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但正確的思想，來源於人們的社會實踐。大家在生活實踐中，學好思想，學好哲學，有什麼體會，有什麼心得，就請提出來，讓大家互相學習，攜手前進吧。
- 六、有關文化歷史、國際問題的稿件，以及美術、攝影作品歡迎投來。
- 七、來稿請用稿紙書寫。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八、如要退稿者，請附貼足郵費的信封；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 九、來稿請寄給本社社址：c/o. No. 133, Jalan Lumba Kuda, Johore Bahru.

談「鬼話」

張覺

到了今天，還有許多地方，老是傳播着「鬼屋」之類的「鬼話」。有的報章副刊，竟然特闢版位，大登連篇的「鬼話」。

記不得什麼時候看過這樣的新聞：新加坡的一個商人，住的地方鬧鬼。據說，他太太說在午夜時見過一個黑衣老人在屋裏「飄飄而過」。早上洗臉，又時時見黑影掠過。她妹妹聽過鬼叫，她的小女孩時時驚叫，說害怕「一個男人」……。那個商人說，他不相信有鬼，但只好搬家。誰有興趣見鬼的話，歡迎到屋裏去住住，看個究竟。

聽到這一類的鬼話，令人回憶起童年。二十多年前，（當然可以上溯得更早些）是一個鬼話連篇的年代。許多人在童年時就聽着各種各樣的鬼故事。晚上，成年人在閒談中，往往要講到鬼。於是一個個鬼故事，經過渲染，講了出來，使得兒童們聽後連去廁所小便也膽戰心驚，只好拚命忍住。在城市裏是這樣，在鄉村更是這樣。

以往人們認為，鬼故事的流行，說明科學還不夠發達，還有許多人迷信，似乎是一個純知識的問題。其實不然，科學知識的普及固然是一個問題，但社會的風氣更是問題，什麼樣的社會，自必會有什麼樣的風氣。在舊時代，人們未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存在着一切都「不可測」的觀念，加上統治者的倡導鬼神之說，便形成了迷信鬼神的風氣。生活上本來不免會遇到一些事情不易解釋，就想到有鬼在作怪。有些老年人甚至津津樂道。我的老祖母（現在已過世多年了），在那時候就常常說一些鬼故事，繪聲繪影。當我開始長大時，尋根究底，問下去時，原來沒有一樁是她「目擊」的，都是她熟悉的某某人說的而已。——雖然她極力保證那些人說的都確鑿。這啓發我，以後細心留意其他的「有鬼論者」，原來都是「聽說」而來的。到現在，我還未見到一個認真自己承認自己見過鬼的人。我的祖母在新中國成立後，曾回去省親，她感到奇怪，那邊的鄉親，沒有什麼人跟她說過什麼神鬼命運的事。

其實，人在精神疲乏的時候，常會產生幻影的感覺，心理正常時認為是自己眼前一黑，但有鬼論者就不免嚇自己，說是見到鬼了。正所謂「疑心生暗鬼」。這與其說是科學知識問題，不如說一種社會意識在作祟更為中肯吧。

乾橙也要擠出汁來

李立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在朋友家裏看到一本雜誌，內有一小篇的美國通訊幽默文章，內容是諷刺美國抽稅的事情，寫得倒也不錯，很富於諷刺性和十分尖銳，使人看後，從笑中領悟到不少美國今天的情況。

話說約翰·大衛是個大力士，因為他身材高大，而且腕力十分強，所以，就常常在夜總會裏表演雜技，倒也頗受歡迎。他受到一間夜總會的聘請，開始在那裏登台表演，每月的收入也頗為可觀。但房租和他的食量，已使他的經濟幾乎入不敷支，這還不令他煩惱，更煩惱的事就是美國稅局也要向他的入息打起主意來，要在他的收入裏百分之廿作為入息稅。這可苦了他，迫不得已，他只有四處流動表演和遷居，以避免這些麻煩。

一日，他在某地的夜總會表演，節目是他只用一隻手就能將一個橙榨盡汁，當他表演完的時候，受到熱烈的掌聲，他照例把橙汁舉起給觀眾看，表示謝意，還照例地高聲說：「現在我已把這橙的汁榨盡，若有那一位觀眾能將這橙渣再榨出一小滴的汁，我就奉送上五十元，若果他榨不出的話，就只好付出三元作為買了這杯

橙汁的代價了。」頓時，台下議論紛紛，大家都看到一個小橙，他就能榨出一大杯橙汁，而橙也顯得一滴汁也沒有了，相信沒有人敢向他挑戰吧。但就在這時，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走上了台，他顯然是應約翰剛才之邀的。這中年男子上台後，便向觀眾說：「我要嘗試約翰的邀，若我不能再榨出一滴汁的話，我將付出五十元給約翰先生。」說罷，他拿起橙渣用手扼着。不一會，奇跡出現了，橙渣竟真的滴下數滴汁出來。約翰大驚起來，但還謙虛的說：「真佩服你的力量。」那中年男子却說：「那有什麼，因為我是稅局的收稅員，而且帶來了你的欠稅單。」

這一小段幽默，正好反映了今天美國萬稅的情況，收稅員的收稅手段真無微不至，那怕你逃到那裏，他也能找到你，那怕你的錢給榨盡了，但他能在你身上再榨多幾個金錢。

美國的收稅官這樣，世界上其他榨取人民血汗錢的官吏難道也不是這樣嗎？

什麼人唱什麼歌

海洋

那些漁民的孩子，
那些廠店工人的孩子，
在黎明前正飢餓地啼哭啊！

孩子們的父母親，
在天還沒有亮時，
踏着腳車奔向膠林；
看膠汁隨膠刀沁出，
耳邊響着孩子飢餓的哭聲，
傷痕累累的膠樹啊，
你哪能體會膠工內心的痛苦？

孩子們的父親，
在天還沒有亮時，
就在礦場裏辛苦勞作，
看錫米隨金沙溝水翻滾沉澱，
耳邊響起孩子飢餓的哭聲，
滾滾翻騰的流水啊，
你哪能帶走礦工沉重的心情？

在狂風巨浪中捕魚的漁民，
想到孩子們飢餓的哭聲，

大地迷濛，
星光暗淡，
矮陋的亞答屋裏，
一陣令人心酸的哭聲，
劃破了黎明前的沉寂。
那是孩子忍不住飢餓的哭聲，
飢餓啊，正折磨着勞動人民的孩子！

在黎明前，在祖國的大地上，
有多少勞苦人家的孩子，
張口飢餓地啼哭啊。

那些膠工的孩子，
那些礦工的孩子，
那些農民的孩子，

好像自己就是網中的魚兒，
面臨宰割，苦難像海一樣深。

我們的工人，農民，漁民，
年幼時也是這樣飢餓地啼哭，
現在却是輪到孩子這一代，
心中的憤恨啊，向誰訴！

膠林埋着多少白骨，
大海吞吃了多少漁民，
礦地埋葬了多少礦工，
工廠吮吸了多少工人的血汗。

這全不是自然的災害，
這是人爲的禍患！
那些形形色色的寄生蟲，
造成了人間深重的苦難！

高樓，大廈，膠林，礦場，
住的，穿的，吃的，行的，
那一樣不是人民的雙手創造的！
那些指手劃腳呼喝的人，

却日夜打算盤，怎樣損人利己！

在苦難的大地上，
孩子們飢餓地啼哭，
大人們懷着滿腔怒火，
多少人牙齒咬得格格響，
多少人揮起了拳頭！

可是，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從古到今，
自從有了坐享其成的寄生蟲，
便有一批幫閒的文人，
爲他的主子歌功頌德，吟風弄月。

他們聽不到窮人孩子飢餓的啼聲，
並不是因爲他們耳聾；
他們住大洋房，乘大汽車，
悠閒地唱着這樣的歌：

割膠姑娘像朵花，
笑臉迎人不說話，
膠汁湧湧濺衣裳，

粉紅小臉像太陽。

這真是騙子的歪歌，
是蒙住眼睛說瞎話，
是金錢花花迷了眼，
要把黑暗的現實來美化。
想起弟妹飢餓的哭聲，
割膠姑娘怎能笑臉迎人不說話？
姑娘要控訴吸血蚊的貪婪和狡猾！

太平湖啊，

彎彎樹枝輕吻着水面，
我願意化作一朵睡蓮，
在這裏睡他個千年，
千千年……

這真是妄想者的夢囈，
太平湖歷史可不太平啊，
這裏冤死了我們多少礦工兄弟，
你如果不嫌命短，硬要長眠，
太平湖倒可以給你葬身！

紫藤花，地上塵土她不染，

天上美麗細玩賞，
穿白雲，伴月亮，
直上穹蒼，神遊仙鄉。

幫閒的奴才啊，你在醉生夢死，
你卑視勞苦大眾，
却害怕大眾改造世界，扭轉乾坤，
你想穿雲伴月亮，優哉游哉，
那是辦不到的——除非是歸西天！

農家好，農家好，

綠水環抱青山，
衣暖茶飯飽，
大家樂陶陶。

不是民間歌手，就唱不好山歌，
花言巧語無法打在人民的心坎上，
什麼「衣暖茶飽，大家樂陶陶」，
農民沒有工地，家無隔宿之糧，
嬰孩徹夜飢餓地啼哭，
清歌歡唱掩蓋不了悲慘的景象！

山竹紅艷，榴槤芬芳，
火光熊熊，沙爹飄香，
舉起歡欣舞步，
同慶豐收連年，
海外縱有仙島，
世外縱有桃源，
何處可比我這家鄉？

這是誰叫你唱的歌？
那是你們少數人的享受啊！
家鄉縱有豐收，
但大多數人仍然要挨餓，要縮緊腰帶；
這裏不是仙境，却是苦海。
你們說什麼要有「忍耐毅力」，
這是叫我們長期當牛馬！
你們大談什麼「繁榮」，「和平永恒」，
我們却跟「繁榮」攀不上關係；
我們就是要天翻地覆，
我們就是要掀翻吃人的筵席，
我們就是要破舊，要創新，
要破舊世界，要創新天地！

東風吹，河水激，
群山沸騰，林海呼嘯，
這是新與舊交替的時代，
也是黎明與黑暗交替的時代，
寄生蟲，幫閒文人，再唱不出什麼歌了，
這是我們人民歌唱的時代！

聽——
陣陣的春雷，
由遠而近；
看——
晨曦已突破天邊，
光明就要到來；
讓我們人民放聲歌唱，
歌唱人民的勞苦，
歌唱人民的奮鬥，
歌唱人民的勝利！

讓我們唱起雄壯的生活凱歌！
唱起雄壯的生活凱歌！



簡談戲劇的結構

羅明

分場與分幕

一齣結構最嚴密的戲，不但要使主綫突出，而且還要講究層次分明，首尾連貫。因此，劇作者也還要注意劇本的分幕分場、開場結尾等問題。

甚麼叫做「場」？甚麼叫做「幕」呢？我認爲我可以打一個比方，比方一部小說，作者不可能一個字接一個字地一口氣將它寫完；讀者也不可能像這樣地一口氣讀完；因之作者必須要將他的小說分成爲若干章回或若干段，如此也才能使讀者感覺到層次分明，脈絡清楚。一幕戲，就等於一個章回，幾個章回就等於幾幕戲。有的戲在一幕里又分了若干場，這些場就等於在一個章回裏又分爲若干段落。有的劇作者不用分幕就直接分爲若干場。

需要分場分幕，我想主要有幾個原因；因時間的需要，早晚、今天明天、季節等；二、因爲地點的需要，從甲地到乙地、從內景到外景；三、因事件的需要，這一件事與那一件事需要分開；四、因劇情的發展已告一段落，需要「頓歇」一下。

獨幕劇雖然形式短小，但就它的結構組織來說與多幕一樣。它雖然不分場分幕，但它的情節發展仍需要分段分節，如此才能使劇情得以逐步地開展。劇作者在寫提綱時，他必須要考慮到開頭怎樣寫，以後怎樣寫，最後又怎樣寫，導演、演員也是根據劇情發展的步驟來劃分單位與任務的。

全齣戲應該完成一個總的任務，體現出一個明確的主題思想；每一幕應該有每一幕的任務；而每一場則應分擔着不同的小任務。場次決不應虛設，令人有可有可無之感。每個人物每次出場，也都應該有它的出場任務。

什麼是「主要場」

開場與結尾

劇作者在構思時，在組織安排情節之前，首先要找出甚麼是主要矛盾和矛盾性質，其次就是確定主角，樹立對立面。所謂主角就是指最能體現主題思想的人物。找出了主要矛盾，確定了主角和對立面，然後就是確定關鍵的解決矛盾的場子。在編劇術語上稱之爲「主要場」。

「主要場」就是指矛盾最尖銳、衝突的轉折點的場子；「主要場」是指最能體現主題思想和人物性格的場子，也就是全劇的最高潮。「主要場」大都是被安排在劇本的靠後部份。

一齣戲有一齣戲的「主要場」，一幕戲，一場戲，也應該有它主要的一段戲。這段戲就是指劇作者在這一幕一場中主要是表現甚麼，說明甚麼，解決甚麼問題，完成甚麼任務。

「主要場」既是一齣戲的最關鍵的場子；那末其他的場子都應該是屬於「主要場」的準備。因爲其他場子都是爲着達到和完成「主要場」的演出任務而存在的。只有這樣做，全劇的貫串動作才能明確，劇情也才能得邏輯地有順序地發展。

一齣戲應該怎樣處理開場與結尾呢？這在劇本創作過程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高爾基在談到他的創作經驗時說：「最難的是開始，就是第一句話，如同音樂上的第一個音符一樣，全曲的音調都是由它來決定的。」戲劇更是如此，第一場最難寫，因爲它是開始，由它來牽動全劇的佈局。

開頭爲什麼這樣難呢？因爲戲劇是反映生活的藝術。生活中任何的事物的發生發展，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一切的矛盾衝突的發生都有它的前因後果，而後果又是以後的前因，就是這樣地無止境地向前運動發展。劇作者要反映一段生活或事件，應該從何處開始，何處結束，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說「主要場」是全劇的矛盾衝突最關鍵的場子，那麼在第一場戲裏劇作者就應該首先向觀眾交代明白這個矛盾衝突是怎樣發生的，以後又將會朝甚麼方向發展。劇作者爲着使劇情的發展緊張有力，往往在每一場戲的結束時，總是要向觀眾提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一直到全劇結束時才給觀眾一個正確的答案，打一個問號或驚歎號。所以說，開幕是開幕的準備，前一場

戲是後一場戲的準備，就這樣一場接一場波浪式的運動前進，一直到高潮結尾爲止。

有了一定的開端，就應有與其相適應的發展（矛盾衝突的轉化）和結尾（矛盾的解決）。因爲人物性格的發展和事件的發展都是有它的邏輯性和規律性的。劇作

怎樣教唱歌

放歌

者要注意的是：結尾要與開端相吻合，開頭提出甚麼問題，結尾就要解決甚麼問題。對於出場人物和事件，那怕是一句較重要的話，也都應該向觀眾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教唱歌曲，是動員群眾的一個重要工作，是提高基層歌詠活動水平的重要環節。怎樣才能教得好、學得快、唱得準？這裏分兩個問題來談談。

一、做好教唱前的準備工作。

第一，熟悉歌詞內容，明確主題思想，結合現實形勢，做好講解歌詞的準備工作。

第二，自己要把握新的曲譜、歌詞、速度、感情唱準練熟。這樣，在教歌時才能臨場心不慌，百唱調不變，節拍正確，情緒飽滿。

第三，找出新歌中的難點，如較長的樂句，難唱的音程，複雜的節奏等，做到心中有數。在教唱時誘導大

家集中精力，迅速地突破難點，以免因個別難唱的地方，影響了教唱的進度和大家學唱的情緒，或者唱會後錯誤成爲習慣，難以糾正。

二、教唱時要注意講解歌詞、示範演唱、大家學練三個方面。

講解歌詞，是歌詠活動中抓活思想的一個很好的方面。講解時，要把歌詞的內容和意義，同現實社會的情況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教一個好的歌子，實際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思想課，又是文化課。

講解內容要簡練，生動活潑，防止散長呆板。在講解歌詞和曲調特點後，須進行示範演唱一次到

兩次，使大家對全曲的面貌有一個正確的了解。示範要注意情緒飽滿，聲音宏亮，詞譜正確，以引起重視和興趣，使大家不但喜聽愛唱，而且能夠聚精會神地學。

開始教唱時，起音要注意高低適當，過高容易疲勞，過低沒有情緒。速度可放慢，吐詞要清楚，使大家便於抓準調、唱準音。對於好唱易學的簡短樂句，要強調記憶；對於較難唱或長的樂句，可分成數小句教唱，然後聯接起來。對於最難的地方，要詞譜分開，對照教唱，並講解曲調進行的方向、節拍的特點及前後的關係，使大家有較明確的概念，再通過多次的示範，反覆教唱，結合前後樂句，感受難點中音的高低長短之間的關係，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迅速地突破難點。

在教唱中還要注意休息，每教三五遍後可稍停，插空講解教歌中出現的問題，並結合你唱我聽，我唱你聽，小聲隨唱等形式，使大家有勞有逸，情緒飽滿，不至精神疲沓，聲音嘶啞，做到耳聽、嘴學、心記三結合。

教會全曲後，須連唱數次，以鞏固成績，獲取全勝；只有人人會唱，個個熟練，才能使歌曲唱得雄壯有力；要防止鬆勁，會而不精，隨大流等現象。也可抽測個別幾個人，進行獎評，掌握多表揚少批評的原則，使大家齊心合力，加油練習，把歌子練熟唱好。

內容與形式

小語

在思想上離開了民衆的政治，創作就會走上歧途。思想上如果明確了藝術從屬於政治，自然在創作中就能正確的處理內容與形式的關係。

我們應該尊重原有的藝術形式的特殊規律，但是不能在藝術創作上，被固定的表現形式所束縛。

新的內容、人物、思想和舊有的或固定的藝術形式之間必然存在着矛盾的，這就必須對舊有的形式給予必要的創作與發展，使之適應表現新內容的需要。如根據內容的需要，能歌就歌，能舞就舞，或邊歌邊舞，邊唱邊表演，需要說，就用朗誦，需要綜合表現，就把朗誦、歌唱、舞蹈、舞台美術綜合在一起。

我們要牢記，思想性、藝術性首先取決於內容，藝術形式是可以通過表達新的內容而發展的。而在藝術創作中，只有在政治上站得穩，才能在藝術上表現得深。

正確對待文娛批評

黎庶

我們需要理論批評。沒有批評，拒絕批評，只能固步自封，難有提高。文娛創作與文娛批評，必須密切結合，才能攜手共進。

文娛批評不同於一般觀眾的觀感。觀感往往是直覺的印象，還是停留在最初的感性的階段，存在着很多主觀、片面的成份。文娛批評是工作者在正確的世界觀、藝術觀的指導下，掌握一定的資料，把最初的觀感，經過分析、研究，然後提升為理性的評論。文娛創作與理論批評是辯證發展的。文娛創作，給理論批評提供了根據，正確的理論批評，在次一個階段，又為文娛創作，提供了指導和借鑑的作用。必須要有這樣的辯證發展，我們的文娛創作與文娛批評，才能在理論與實踐兩個領域相與提高，我們的健康文娛才能產生出有正確的思想內容與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的作品來。

理論批評工作者提出了有真知灼見，有教育意義的

評論，就值得搞文娛創作的朋友們謙虛接受，進行總結。但，有些搞本地創作的朋友面對批評的時候，却是一肚子不舒服，束起手來，冷冷地對理論批評工作者說：「你既然說這樣那樣有缺點，那你自己來動手創作一個思想性强、藝術性高的作品給我們看看。」這種態度是不好的。我們搞文娛創作的朋友，在受到批評之後，不妨冷靜地進行檢討。就一般情形來說，別人說你的創作有這樣那樣的瑕疵，總是有它的客觀根據。敢于正視缺點，才能善于截長補短，剔除弊病，踵事增華。當然，文娛工作者在總結了失敗的演出之後，他們更為寬闊的出路，是積極地投身到群眾的生活中去，向群眾學習，改造好知識份子舊的思想、感情，從生活的土壤中深掘出更生動、更富饒的題材，創作出思想性、藝術性都非常飽滿，劇力深厚的作品來。這才是向觀眾負責的作法，也是落實為群眾服務的精神；也只有這樣，文

娛工作者才能更徹底地負擔起時代的任務。

對待文娛批評，還有一種也是錯誤的態度。一些本地創作，粗製濫造，也沒有經過長期的排練，不斷琢磨，反復加工，便草率地呈現給觀眾，當批評文章指出它的諸多缺點時，節目創作者和演員們不是冷靜地進行自我檢討，而是一味埋怨批評工作者言出無情，使他們感到灰心頹沮，並責怪理論批評者全然不體諒他們創作與排練的勞苦。其實，一切藝術創作都是要付出巨大的心力、勞累的，絕對沒有不勞而獲的成果。藝術創作就是一項勞動，作品的優劣，正是創作者付出勞動多寡的直接結果。貪逸惡勞，不肯殫智竭慮深思力索的藝術工作者，是怎樣也無從產生出藝術生命力充沛的作品來的。一切真正偉大的作品，從題材的搜集到技法的探索，作者往往都要耗費一段日積月累，艱苦孕育和創作的過程。既然一切藝術的產生，都要付出勞動的代價，難道理論批評者爲了體恤作者的苦辛，尤其是那些不肯深思力索的藝術工作者的幾滴汗粒，顧全他們的情面，就應該自動放棄批評嗎？作品有缺點，這是客觀存在，不提出批評檢討，諱病忌醫，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便只好永遠停滯在低落水平。何況，有些節目，不光是有缺點，而且還帶着嚴重的惡劣傾向，在觀眾當中產生潛移默化的不良影響，我們的理論批評工作者怎能逃離

職責，置之不顧，任由毒素流佈呢？這種拒絕批評的態度是很不好的，我們矢言爲人民服務的文娛工作者，思想感情倘若是這麼脆弱嬌嫩，受不了批評，又怎能在風裏去，浪裏來，光榮勝任地負起爲人民服務的擔子呢？

文娛批評工作者，不是完人，他們的見解，也不一定百份之百正確。文娛批評工作者在不正確的世界觀、藝術觀的指導下，必然會做出有違客觀事實的謬論。健康與僞健康兩條文娛路線的對壘抗衡，是必然要反映在我們的文娛批評界的。對於謬論的理論批評，我們要學會魯迅先生教導我們的用批評來同它抗爭的正確辦法，堅決地擊退僞健康的文娛逆流。

我們正派的理論批評工作者，在資料掌握不足，或者判別能力有所偏差的情況下，也有可能做出錯誤的評論，把基本上是好的作品，錯誤地指爲「毒草」、「黑貨」；把一些帶着濃厚封建，落後觀念的節目，認爲是可以肯定的作品。對於這類認識不足的評論，我們就應該進行辯論，使原有的作品，不致蒙垢受蔽，或者謬受佳評，魚目亂珠。

把一件事物看成絕對的好，或者是絕對的壞，這都是犯上了形而上學的毛病。科學的哲學，教會我們採用一分爲二的正確觀點來看待事物，也就是要善于分辨事物內在的優點和缺點，進一步發揚優點，剔除瑕疵。



要「衆言堂」

向花

在目前這個階段，儘管一般文娛工作者立意向上向善，但由於種種的局限性，文娛演出（包括本地創作），在思想內容或藝術形式方面，難免要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缺點，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文娛批評的任務，除了推助普及我們的健康文娛之外，另一方面也針對演出節目的缺點，提出建設性的批評，共同為打破演出局限而努力。

力，把我們的演出水平提升到較高的水平上去。我們熱烈期望文娛工作者放手大搞演出，大搞本地創作，為擴展健康文娛演出作出貢獻，但我們同時也需要有教育意義，有真知灼見的理論批評。只有在創作實踐與理論批評兩者攜手共進的情況下，我們的健康文娛才能從勝利走向勝利，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服務！

我們知道，正派的文學藝術，是要為群眾服務的；為了保證文學藝術真實地為群眾服務，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必須堅決走群眾路線。

近年來，正派的表演藝術界活躍起來了，這是好現象。在推展正派的表演藝術活動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確地認識到，正派的表演藝術事業是群眾的事業，是為群眾服務的。因此，正派的表演藝術工作者，必須堅決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剝削者歷來是鎮壓群眾的。一些深受剝削人物思想意識影響的文藝工作者，由於私心雜念多，沒有樹立全心全意為群眾服務的世界觀，在進行表演藝術的活動中，必然反對群眾的監督，漠視群眾的利益，甚至壓制群眾的意見。例如，過去深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影響的文藝工作者，由於自己沒有跟着時代潮流前進，沒有在生活實踐中改造小資產者的思想意識，至到今天，還在藝術實踐中，實行斯坦尼那套反群眾的總導演制，迷信所謂「導演中心」論。事實上，如何對待群眾的問題，是區別進步的文藝工作者與落後的文藝工作者的根本問題。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必然有群眾的作風，必然是密切聯繫群眾，向群眾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像斯坦尼，一心搞有產者的藝術，鼓吹「導演中心」論，極力取消群眾的發言權。他千方百計突出導演個人的權力，宣稱：「在我們劇場裏，只有一個意志在統治着」，「就是以導演為指導者」。甚至赤裸裸地叫嚷，「導演是極權的」，因而大搞導演獨裁，藉口「藝術上沒有發展前途」，把有志於學習文藝的工農份子排擠出劇院的大門之外。當他們搞了思想錯誤的毒草劇目而受到群眾的批評時，他們又抬出「導演是極權的」，置群眾的批評於不顧，肆意妄為。但斯坦尼終受進步群眾所唾棄。

斯坦尼那套腐朽的「體系」早被覺悟的群眾丟進歷史垃圾箱裏去了。我們希望過去受斯坦尼的「體系」毒害而猶未改造好思想的文藝工作者，堅決徹底地擺脫斯坦尼的「導演中心」論的影響，在藝術領域中，實行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對「一言堂」，走群眾路線，把政治與藝術緊密地結合起來，虛心地接受群眾的監督，這樣才能搞密切聯系現實的演出，這樣的演出，才能符合群眾的利益和需要，才能真正地完全以藝術為人民服務的崇高任務。

努力唱好歌



唱歌易學難精，這話很確實。我們練歌的經驗充份說明了這一點。初學的時候，總是很容易上口的。不像跳舞、遊戲或玩樂器那樣，要練上好久才能上手。所以，參加唱歌的人最多。

可是，唱來唱去，水平都難得提高，看看周圍伙伴們兩年多以來的確學了不少歌，但是真正唱得好的歌，

真正能唱好歌的人却數不出幾個。

回想起來，似乎有下述這些因素在阻礙我們進步：

(一)唱歌單純是爲了個人享受，個人興趣，覺得爽就唱大聲一點；不爽就唱小聲一點，就縮短一點。大家常常都沒有徹底搞通到底那裏有幾拍，那裏該大小聲。尤其是合唱的時候，有些人只是湊唱，跟唱，要他自己一個人，不一定能從頭完整地唱到尾。

(二)從來不去研究歌曲的內容，以及各段的含意和旋律的發展，只顧着放開嗓門唱；總覺得夠大聲，很清楚就夠好了，很少去研究歌曲的結構和輕重的處理。

(三)在練歌，甚至在表演之前，向來不培養情緒，總覺得唱歌不必像演戲，跳舞那樣認真。

我們這些偏差歸根結底是來自一個根源，那就是：我唱歌只爲我個人的享受。要是在準備演出的過程中不好好地批評這種不嚴肅的練歌態度，肯定演出是不會理想的。

我們不再讓權威專家們把歌唱說成高不可攀而加以壟斷了。但是，我們在把歌唱群眾化的過程中也絕不能讓它平庸化散漫化。

群眾化歌曲應該易學易懂，平易近人，但絕不能馬虎從事。嚴肅認真的態度必須堅持，平時生活中練唱要這樣，排練演出時更要這樣。

要正確看待角色

偶而聽到一位同學這樣說：「噯，演工友或農民之類的角色，還不是容易的事，只要跑台亮亮相，進去就是了。」我相信不只這位同學有這樣的想法，就在一些文娛團體中也有這樣普遍現象的存在。這是一項很嚴重的偏差，不糾正過來是不可以的。

首先，我們必須肯定工友與農民並非大戲中的「小嘍囉」。在大戲中，「小嘍囉」這角色，根本上對整個劇情發展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所以只「出出台，亮亮

相就進去了。」反觀那些封建統治者的帝王將相或鴛鴦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却是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必須指出，這嚴重的偏差，是不許在正派文娛演出中呈現出來的；同時我們也必須肯定勞動人民應該佔據整個舞台。要突出及刻劃勞動人民的偉大形象，文娛工作者必須要集中概括及典型化這正派人物的形象，（而反派人物也應以同樣手法着手），只有這樣，整個演出才能突出兩個基本不同利益集團的本質矛盾，使觀眾也有個明確的認識。那麼，要演好佔廣大群眾大部份的工友及農民這角色，並不只是「出出台，亮亮相」而已了。

要演好一個角色，對整個劇情發展必須有個明確的認識，同時，人物形象也要好好地掌握，尤其是那角色的思想感情；正確的途徑恐怕只有深入生活，體驗生活，才能做到恰到好处。所以要演好工友或農民之類的角色，演員必須能夠掌握勞苦大眾那種善良勇敢，堅毅無私的精神面貌；不然的話，我們就不能突出正派人物——勞動群眾——的偉大形象，同時也可能引起反效果及誤導性，造成整個演出的失敗。

總而言之，那怕是最後出場一次，演員們必須認真嚴肅看待每個角色，因為每個角色對整個節目演出都起着相關的一定的作用，也只有這樣，文娛工作者才能有效地把節目中的主題思想傳達給觀眾。



演出簡訊

· 報導 ·

馬大華文學會主辦的一九七三年「春自人間來」文娛大匯演，從四月九日起至十五日止在吉隆坡勝利演出。七晚觀眾超過一萬人次。它對健康文娛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參加這次大匯演的文娛團體，有二十個單位，來自吉隆坡、安邦、雙溪威和巴生等地區。這次大匯演，不僅在推廣健康文娛方面，作了積極的貢獻，在加強各地文娛團體的團結，交流經驗，互相學習等方面，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匯演以「春自人間來」為主題。春是幸福的象徵，是代表美好的生活天地。真正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好生活天地，是要經過勞動人民艱苦奮鬥，才能創造出來。「春自人間來」，人類歷史已經證實並將繼續證實這個真理。匯演所呈獻的節目，一般上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勞動人民改造天地的意志。匯演在打擊灰黃文化，提倡健康文化上所起的

作用，是應該肯定的。

這次匯演的節目，多姿多彩，有詩歌造型，舞蹈，相聲，快板，歌舞造型劇，表演唱，大合唱，口琴演奏，華樂演奏，話劇，啞劇和三句半等，其中大部份是本地創作，表現了我們的文娛工作者，努力實踐為人民服務的藝術方針，通過文娛演出，表現人民的生活、奮鬥和希望。如詩歌造型「手」、「黑暗的盡頭」、「阿成的故事」、「漁歌」、「孩子的死」，快板「阿毛的故事」，三句半「看電影」、「話家常」，相聲「人不一定是人」，話劇「十畝地」、「我們要生活」、「同屋共住」、「跨出頭一步」、「灰黃狼」，啞劇「和平萬歲」、「寄望」，舞劇「小販之歌」、「漁民的故事」，舞蹈「黃梨園舞」、「農作舞」，歌唱「生活之歌」、「邁在文娛道路上」等。

馬大華文學會在吉隆坡主辦了「春自人間來」大匯演之後，於四月二十三開始赴北馬進行巡回演出。演出

地點包括安順、怡保、邦咯島、江沙、太平、檳城和亞羅士打。在某些地點，有的節目無法與觀眾見面。

今年一月十九日至廿一日，雪蘭莪瓊州會館呈現「春之舞」文娛晚會，推出多個本地創作節目，如：快板造型「製衣廠」，啞劇「出路」，舞蹈「膠林舞」，等等。

二月間，柔佛士姑來青年會呈獻「我們青少年」文娛晚會，反映本地的節目如話劇「工場上」，快板造型「洗衣廠」，舞蹈「割膠舞」、「建築舞」。

六月二日、三日，新山瓊州會館青年部海音合唱團主辦「我們這一群」文藝晚會，主要的本地創作有：詩歌造型「我們這一群」。

吉隆坡勁松藝術研究會於六月一日至三日，推出「勞動心聲」文藝觀摩會，但有絕大部份節目不能上演。在演出節目中，安順三民校友會的詩歌造型「礦工」，沙登新村小學校友會的啞劇「寄望」，勁松的表演唱「生活之歌」等都是本地創作。

新加坡的好些健康文娛團體，今年來先後各自舉行了演出，觀眾的反應都很熱烈，再次證明健康的文娛是得到人們的支持的。這些文娛演出，在打擊黃色文化，發展健康文娛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南方藝術團呈獻的「生活文藝晚會」，自去年年底演到今年一月一日，另由一月十六日到廿一日，連續公演，節目都是本地創作，即：短劇「可敬的親人」，敘事詩「走出牢房的人」，舞蹈「黃梨豐收時」，舞劇「漁歌」（又名「封港的時候」）。

實驗劇場於三月二日至七日公演「音樂·舞蹈·詩劇晚會」，本地創作的節目主要有：大合唱「滿懷激情迎新春」、「永作文藝輕騎兵」、「我們是正派文藝工作者」，詩歌朗誦、舞蹈造型及歌唱綜合表演的「邦咯漁歌」，詩劇「苦難的航程」。

三月廿八日至四月一日，藝術劇場連演五晚話劇「第二次奔」。

生活劇社於四月廿五日起到廿九日止，舉辦「文藝晚會」，本地創作的節目，有話劇「路」，詩劇「四敵

關於「可敬的親人」

集文

我們會同意這樣的一個意見，在看這齣戲的時候，我們感受到一股精神壓力。舞台上的阿毅的形象，使我們覺得親切而又感到慚愧。他阿毅就像是我們自己，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自己思想上的缺點，我們感到慚愧又覺得痛苦（挖爛瘡疤是會痛的！）——我們感受到精神壓力，我們覺得沉悶，我們感到慚愧、痛苦，這正說明阿毅這一個典型形象的刻劃和塑造的成功。阿毅，就是千千萬萬個「受了幾十年資產階級教育薰陶」的青年知識份子的典型。

這一齣戲，是貫串在搬運工友與老板之間的對立矛盾衝突的一條綫上的一點。這一點着重在描寫阿毅這一位典型的青年知識份子，在工友與老板之間的矛盾衝突

的浪潮的沖擊下，何去何從；而劇本通過阿毅的出身，他的生活環境、他的朋友們、他的姐姐等等來肯定了他所應走的方向——接過阿忠伯手中的「鐵勾」，回到工友們的行列中去。

對戲的結局的處理，我們認為應該可以更好地製造戲劇高潮。阿毅的轉變過程這一點既然是貫串在工友與老板之間的對立衝突這一條綫上，在戲的結束時，我們也可以通過老板與工友們的矛盾的激化來突出阿毅的轉變：在工友們的幫助以及活生生的現實的教育下，阿毅醒悟了，當面撕破了老板的陰謀，工友們強大的團結力量，終於迫使老板屈服了（處理成正面的衝突）；工友們的勝利，加強了阿毅的信心，使大家看到真正的強大力量，也使大家更肯定阿毅的選擇道路是絕對正確的。這將更好地激起觀眾們的情緒，製造振奮人心的戲劇效果，加強了戲的教育力量。

對人物的刻劃和塑造方面，正如前面所說的阿毅這一個典型的知識青年的形象的刻劃和塑造是成功的。

阿秀這位人物的刻劃也是成功的，看到阿秀這一位工人的優秀兒女的典型，我不覺想起我們周圍衆多的好人好事：搶修被大樹壓倒的木屋、籌款幫助村民修理屋子、教育貧苦的幼兒們識字懂道理、支援受到無理迫害的工友們的正義行動……。在她身上，我們看到了未來

的光明世界。

阿忠伯這一位老工人形象的刻劃就顯得很不夠。他應該是工人群中的典型中堅份子。他處處關心工友們的生活，在聽到自己的木屋被大樹壓倒時，他還是只顧着關心別人的生活問題，還笑着說：「急什麼，反正樹已經倒了」。這是多麼大公無私的工人階級精神。可惜像這麼動人的情節在整齣戲里出現得太少了，即使有也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的敘述而已。正是需要更多的這一類型的情節來突出阿忠伯這工人光輝的形象。

阿炳叔這位老工人的形象很模糊，他應該是受工友們尊敬和愛戴的老工人，但是他為什麼會要不惜借錢供阿毅讀大學呢？為什麼他在工友們中會表現得這樣沉默？這一切，戲里都沒有很好地交代，由於阿炳叔形象刻劃的不足，戲結束時阿炳叔的轉變（？）使大家覺得牽強，這直接地影響戲結束時應有的戲劇高潮。

至於阿炳叔抽鴉片的事情，我們覺得是不必要提出的。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否認有不少老工人有抽鴉片的毒癖。但是，他們為什麼會染上鴉片癖呢？這是一個社會問題，是一個罪惡的社會制度的必然的產物。我們在劇本里提出阿炳叔抽鴉片的問題，就一定要通過這個問題作暴露，使觀眾認清這個問題的社會本質。但是，在「可敬的親人」這齣戲里，雖然有一段戲

描寫老板通過爪牙供給鴉片給炳叔，可是後來却只通過阿忠伯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就帶過這個問題，而戲結束時，企圖通過這件事來暴露老板的狠毒也就顯得蒼白無力。所以，從效果上這反而削弱了工人的形象。我們認為一些工友染上不良習氣，應該是可以提出的；但是，我們提出的目的，是要通過這些去暴露這個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去遣責不良的社會風氣；我們要反對灰黃文化，批判毒害人的意識形態。這方面，在塑造阿炳叔的形象時，就有了偏差。

關於「我們要生活」 與「十畝地」

輯之

在年來半島的文娛演出中，話劇「我們要生活」和「十畝地」，受到熱烈的讚揚，被認為是思想性與藝術性較高的節目。

「我們要生活」是個獨幕劇，它通過街頭小販的遭

遇，訴說了他們的苦難和不平。這個劇選擇了法庭這個場合，生動地展示兩種人、兩種思想意識的對壘，一方面是倒行逆施，處心積慮地剝奪別人的生活權益，另一方面則是理直氣壯，提出「我們要生活」的嚴正要求，同時申斥了不合理的現象。這個劇突出了第四被告常秀清——這個壯碩、正直和勇敢的勞動婦女形象，體現勞動婦女敢於抗爭、敢於勝利的堅強、豪邁的氣慨，引起了觀眾的熱烈共鳴。

這個短劇在樹立勞動人民高大形象的同時，也暴露了無恥官僚的顛覆無能，狼狽為奸的醜態。這個強烈的對比在下幕前的一個造型裏固定了下來，尤其加深了觀眾對這個對比的了解，更加激動人心。下幕前的這個造型與照明燈光處理是頗具匠心的。強烈的燈光照射在以常秀清為首的小販們身上，突出了他們的高大形象；而慘兮兮的青光照射在舞台的另一側的猥瑣的官僚頭上，使兩者成為強烈的對比，使前者更見高大。



馬大華文學會演出的另一個話劇「十畝地」，是根據同名小說改編而成。它敘述貧農加辛沒有土地的困苦生活，而當加辛提出申請土地，却被大地主哈芝諾借機欺騙，施展軟硬的手段，把加辛辛苦開闢的土地據為己

有，話劇就是通過這個矛盾，揭示了農村的現實面貌，觸及農民渴望土地這個根本性問題。

全劇共分五場，前四場開幕前都加插一段幕後朗誦，或提綱挈領地介紹該幕劇情，或對該幕主要人物的行為提出批評。例如，第二場寫加辛來到哈芝諾的家，要求這個大地主幫他申請芭地「雅蘭」，男女聲即齊朗：「善良的加辛，一心把土地想，惡毒的豺狼，陰謀鬼計早已埋佈妥當」，隨後女聲語重心長地呼告：「加辛啊，豺狼眼裏那會有窮人！加辛啊，豺狼怎會有好心腸！」第四場末尾，在哈芝諾率人縱火燒燬加辛的農作物後，在火光燦笑聲中，幕後又響起朗誦，對哈芝諾的暴行加以聲討。這些朗誦，或製造，或襯托或濃化一定的氣氛，幫助觀眾更好地進入劇情的境界，或加強觀眾對人物的感受——同情或反感，收到頗好的藝術效果。

最後一幕結束時表現加辛目睹莊稼被燬，怒奔哈芝諾算賬，眾農民也奔赴聲援，大家跑了幾步後，突定下形成一個造型，幕後同時響起音樂和朗誦，抒發農民此時的心情，鮮明地突出農民守望相助、不甘受欺壓的高貴品質，十分激動人心。這種把造型適當地匯入戲劇中短劇在塑造哈芝諾這個反面人物時，忽略了點明他與社會的密切聯系，因而在塑造「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方面，還有不足之處。

漁村

吳志昌



漁 后 林思傑



出版：山花出版社
地址：c/o, 133, Jalan Lumba
Kuda, Johore Bahru.
承印：雷龍彩印有限公司
日期：一九七三年八月

M\$0.50